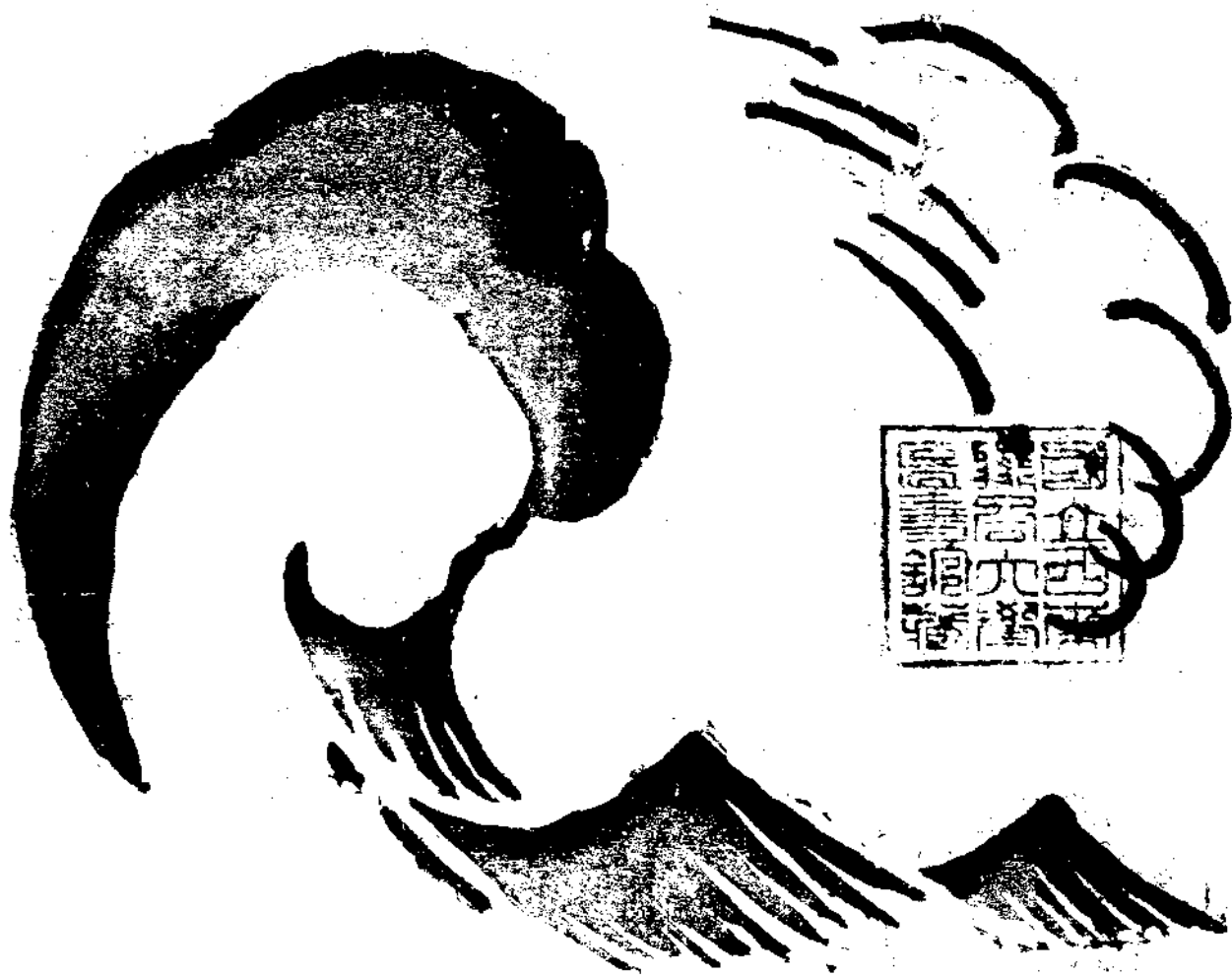


作倉創詩

14.



四年讀詩小記 胡 塵 1
 懸底感情 伍 辛 20
 新詩短語(續一) 胡危舟 23

★

初夏的歌 白 原 4
 哭滿紅·鑊刀及其他 慕 秋 6
 江隄·山民 戶 民 9
 詩二章 高 崗 10
 甘地的肚 陸外鷗 19
 秋收小調之什 史 曉·魏 巍·張 鋒 11
 秋天的曲江城(外一章) 王晨牧 12
 田地的花朵 艾 烽 13
 歸園謠 陳 邇 冬 35
 鄂爾多斯草原 谷 風 15

★

一個不做法事的和尚(翻譯長詩) 萊芒托夫 25
 關於「一個不做法事的和尚」..... 鄒 幹 34

★

韋爾特論惠特曼 菲 北 譯 36
 地底歌 華爾特作 菲北譯 38
 施捨 蔣 燦 譯 38
 現代英國詩抄(四首) 鄒 綠 芷 譯 39

★

范第先(五千行長詩并下) 威 克 家 41

★

瑪耶可夫斯基像(扉頁) 溫 壽 利

社 址
 桂林建寧路十七號
 電話：三三〇

社 員
 李 文 劍
 危 舟
 編 太 陽

社 址
 桂林中北路九三號

徵求自由定戶
 每戶國幣廿元

因物價飛漲，無法訂立，特
 設自由定戶，辦法如下：
 一、凡定戶者，須先交保證金
 二、定戶後，每月按時發給
 三、定戶者，須先交保證金
 四、定戶者，須先交保證金
 五、定戶者，須先交保證金
 六、定戶者，須先交保證金
 七、定戶者，須先交保證金
 八、定戶者，須先交保證金
 九、定戶者，須先交保證金
 十、定戶者，須先交保證金

四年讀詩小記

胡風

我是初來的代序，並作為七月詩叢底引言

從戰爭爆發到去年夏間我無聲地和「七月」讀者告別了為止，這四年其實還是不到一箇的。

在「七月」第一期（上海版的旬刊），那打頭的第一篇是詩。這並不是故意標新立異，或者存心和看不起新詩的諸君子爲難，硬把詩推測首席上去；在那樣熱情蓬勃的時期，無論是時代底氣流或我們自己底心，只有在詩這一形式里而能夠得到最高的表現。這所謂最高的表現，當然是就作者當時的能力限度上說的，在今天的詩論家底「技巧論」的天秤上面，那些詩本身也許只不過等於空氣。

接踵而來的事實就證明了一般的情形確實如此。一些既成的詩人開始了壯麗的歌唱，詩者投寄的詩稿漸漸現出可驚的數量了。人民底情緒開了花，感覺最靈敏的詩人又怎樣能夠不體驗到情不自禁的，一個個的心理健康呢？詩，多起來了，更多起來了，更多起來了。這固然使讀者先生們搖頭嘆息，但另一方面，像投身極目莽莽的春野，如果心緒稍爲舒緩一點，低下頭看一看，却正可以隨時發現色香移人的，使大地生光的花朵的。就我自己說，作爲一個原稿底讀者，常常受到了一種喜悅感底襲擊。於是就產生了妄想，以爲我們底詩將有一個新生的時代（不是說，也是以爲我們底全的文藝領野將有一個新生的時代的），因而在立意的叢書里面特別把詩分開，想單獨地用一

個詩叢和讀者相見。這就不但是故意標新立異，而且也是存心和看不起新詩的諸君子以及觀衆集如何屎的出版家爲難的。因爲，在一些正人君子 and 百個之九十九個的出版家底面前，新詩受過怎樣的侮辱，吃過怎樣的苦，我是略略知道一點的。

但正如大家所常說的，理想總不特現實。你想打一個「反巴黎」，但出版家却有的是鐵門。你撞得開麼？他們簡單地用著老武器：不要！碰了幾碰，發然而返了。還不到我們雪恥的時候呢。

恰好上海一個小書店底老板因事到內地來了，要約定一些稿子在內地出版，他斷定凡抗戰書必賺錢，又似乎信任地斷定我們應出的詩集一定是「談」抗戰的，於是欣然接受了。那麼，好，就請去試一試罷，手頭能夠馬上拿出的有三本，其餘的像行囊里面氣悶了很久的「北方」，已由作者從伙食費里節省出一點錢自費出版了，像「給戰鬥者」等，一時還不能整理完備。

然而，重慶與上海相隔這橫橫幾道，真是談何容易。首先是老板不肯實行贈一付紙原給我們印費內地版的約言，一味含含糊糊地推諉，在內地的我們看來，稿本寄出去了就像投入了大海；接著就說沒有排印的資本，但又忽發奇想，說稿費數目到底小，還付得出，稿子還要收，等抗戰勝利了以後，大批出版，一定可以暢銷云。碰

了這樣的偉大專業家，人不好苦笑麼？

苦笑以後，再想辦法，重開談判，費了不少周折以後，算是終於硬要一個在上海經營小出版社的友人把那三本底稿購取了過來，重新計劃出版，但底稿條件是，詩選冊數只能佔文藝三分之一，而且每本不能超過一百面。好話，少總勝於無，而我們又是連小詩人都不格的，不但萬行，連千行的雄心都很少有抱過。於是就又寄出了兩冊稿本，但好像人真是受着運氣支配似的，寄出了以後，香港轉轉傳人不知道爲什麼吃了官司，給香港政府提進了洋牢，那兩冊稿本連戶骨都不知道擺在哪里了。直到去年我到香港以後，由於一二友人底鼓勵，才又立了新的計劃，但還沒有實現就太平洋戰爭底砲火打成了灰燼。

就是這麼一個丟臉的故事。

但另一方面，雖然也經過了波折，雜誌總算是若斷若續一斷一續地在海着，因而新的詩稿也就不斷地湧到了。我接着它們，讀着它們，在它們里面受打擊，受鼓勵，在它們里面掙扎，呼吸……不過，實際上發表出來的底比數是很小很小的，小到了近於愧怍的程度。關於所以不得不這樣的原因，不是三言兩語解釋得清楚，現在只想略略提到一兩點。

時代既在經驗着胎換骨的苦痛和迎接新生的歡喜，詩人普遍地受到了情緒底激動正是當然的，但激動的情緒並不等於詩人用自己的脈膊經驗到了，用自己的語言表現出了隱伏在表皮下面的，時代底新的脈膊底顫慄。

其次，新文藝雖然建立了一個傳統，但由於反對封建鬥爭的不徹底，這個傳統其實並不是怎樣堅強的。一方面背着封建的殖民地的雜質底負擔，另一方面是反對者們底惡意的攪亂和好意的讀者們底過度的寬容，再加上批評精神既不發達和文藝市儈們底逢迎手段，這就使得新文藝經常經驗着一種混亂狀態。爲了減少以至反抗這種混亂，負有組織作用的期刊就應該在可能的限度內採取比較強硬的態度。負力的

量底減少就是正的力量底加強，移去可以分散注意力的雜質就可以使好花底存在，更顯著，更凸出；戰鬥底要求非打掃戰場，把可以擾亂戰勝情緒的傷兵敗卒掃掉不可。

我們發表得少，少到近於絕望的程度，其實正是尊重作者，把他們當作新文藝運動里面的同志的原故。

但雖然如此，比較其他的刊物，「七月」上面的詩還是最多的，這就引出了若干小小的插話。例如，我們有時把詩放在打頭第一篇，有一次便書店老板奇怪了起來，我自念了一遍，念了以後對我說：「我看這些話也平常得很！」我當然只好笑着他笑，好在那一期並不特別賣不出去，便他體本，而我們又不像編輯專家似地，事先把題目，作家和體裁都向老板預約定了，「我看這些話也平常得很」的詩，那以後還是照常發表了下去。

但正意麻煩的還是對於詩的態度的差異，這從詩人朋友里面招來了很多的非難。關於這的插話太多了，現在只想提到兩個。魯藜底「河邊歌」發表了以後不久，還道有一個我沒有參加的詩人集會，談到這些小詩的時候，除了僅僅一位詩人是例外，全體都斷言不是詩，把那樣淺薄的東西發來了，而且放在第一篇，實在非常可笑。另一個是，有一位文壇歷史很久的詩人從戰地寄贈了幾次稿，但都沒有發表，後來他到了後方，向一位詩人說：「胡風對我有成見，有成見！……」

在四年中間，事實上我們就是在「成見」底銀辛里面蹣跚踉蹌走了過來的。

想不到在我們臨陣逃脫了以後的這一年多，風氣居然有了轉變，專門的詩刊既可以勉強在營業市場上存在，書店也開或肯收買詩稿。這是由於詩工作者們底艱苦奮鬥得來的，讀者們對於詩的一點信任和希望。雖然好景但也不常罷，目前就有把若干年前的譯詩胡亂剪成集子出版，因而吃得滿腸肥的投稿家們出現了。但我們總算趕上了尾巴，也就不妨趁這個機會略略一回顧。

這本選集也就是回顧底結果。本來在「七月」上出版過的人共有三十九位，但除開這里的十四位以外，其餘的像郭沫若，田間，艾蕪，天藍，莊湧，孫錫，魯彥，S M，彭燕郊，賀綠汀，杜谷，已各有專集，像蘇金華，袁勃，方然，A S，楊逸，艾烽，史輪，蓬麥哲，倪受乾，史蝶，芸，丹輝，方冰，或者因為他們正在創作上活躍，已有或將有更大的發展，那時候的作品只不過是一個開端，或者因為他們底作品在當時雖能與讀者相離，但經過時間底沖洗和詩本身底成長，因而光采漸淡，所以都不錄。

計算一下，在這三十九位詩人里面，十之七八都是第一次和讀者相見的。這也就替我們底「成見」作了證明，爲了「成見」，我們不得不不在茫茫人海里而向未知的友人們冒昧地伸出手去。這在文藝界物輩出，成名作家應付不來的今天，固然不足爲奇，但在當時，這「成見」是得用忍受不少的誤解和責難做代價的。

即如這選集里的十四位，除了我們可尊敬的日本友人渥地以外，就都是初來的，至少在詩上是初來的。這些初來者，並不是那以後都走上了詩人的道路，有的沉入了艱巨的實際戰鬥，有的被困苦生活所淹沒，有的就此變了歌喉，但當時他們却都各從生活底深處唱出了真誠的聲音，至少在我聽來是真誠的聲音。如果詩人不應是一個技術家，如果寫詩不應是一種專科的職業，那我們對於這些有的甚至只唱一支歌的詩人的懷念，也許不算是侵犯了詩底尊嚴罷。今天，詩人可以裝得很神氣，有的放蕩撒嬌，聲稱自己的詩句長得多麼偉大，他底一首非要用十首多的稿費不可，有的自視如關係全軍存亡的大將，要編輯人用急電向他報告詩壇情況，有的自視如裁決整個軍機的大參謀總長，凡有詩人會談，即未被邀請也要檢查官似地敲門而進，有的把詩當作可以傳贖的私產，以爲老婆跟着自己也變成詩人乃是天經地義，有的爲了誰都應該佩服的感情豐富而亂追女人，有的爲了誰都應該同情的資錢吃飯而亂出詩集，……好像他們認爲這詩壇是一個鋼打鐵鑄的舞臺，無論怎樣跳舞都不會搖動劇的；但在當時的這些

初來者，並沒有這種幸福，他們只是被一種生活戰鬥底欲求驅使着唱出了一聲，發自肉體的肺腑的詩人底呼喊。由於他們和若干位緊逼不置的先行者，在一個「幕」的開閉，新詩保持住了歷史的色澤；鑑往知來，這是我終於再編了詩集，並選集了這一本的原因。

當然，在風氣轉變了的今天，詩底發展應該是一條大河，我們這一點工作也許不過是一條山澗甚至一條泥溝，但如果採集了一切山澗和泥溝，大河就只好枯竭。看目前的情形，有的詩人窮追「技巧」，有的詩人拚命談玄，有的詩人初有成就就戴著紙扎的月桂冠在「詩壇」上遊來蕩去；他們對於詩是忠誠而且固執的（忠誠到嘲罵那暫時「下詩集去看報紙的人爲俗物」，但離開了這生活詩的生活土壤，丟了在生活實際底裏面底真誠的戰鬥意志或戰鬥欲求。如果詩底生命是生戰鬥底底底，那麼，這些從生活深處發出的初來者底呼聲，它們底誠實，它們底質樸，它們底粗獷，也許正值得詩人們一顧；這也是我終於選集了這一本的又一原因。

當然，詩人底聲音是由於時代精神底發聲，詩底情緒是在人民底情緒的花，帶着社會的或歷史的氣候；開了的要謝，要結果，而新的要發芽，要含苞，要開放，而它們也要謝，要結果……這說明了詩人底生命是隨着時代底生命前進，時代精神底實質規定詩的情緒狀態和詩的風格。從這一本，我們就可以感到人民底奮鬥狀態和奮鬥方向，也可以感到詩的風格是怎樣地現出了不同的形容。對於豐富的時代，這些也說不過是微弱的紀錄罷，但總算是有了一些紀錄，這也是我終於選集了這一本的又一原因。

就這樣地，我冒昧地邀請這些詩人同席了。
那麼，讓我「寒暄」幾句罷。一件工作，無論怎樣小的工作，要在艱苦里面支撐得住，總得有鼓勵的力量。我不能忘記過着了諸位未知的友人們的時候的歡喜。由於久別，我已經不知道你們大學的去向了，所希望的是這本小書能夠傳到你們底手里，而且能夠得到你們底回聲，即使是真備的回聲。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於桂林。

初夏的歌

白原

一

夏來了，
吼聲隱隱地震動着，
從那古老而陰鬱的地層底下，
從那靜寂的深夜，
從那不能忘記的記憶裏震盪起來。

多長的夜呵，
多少個遠逝的世紀，
在悠長的黑夜裏匍匐着過去了，
沒有一星火，
也沒有一點聲音。

而太陽
終於要出來呵，
那吼聲
隆隆地震響着，
在黑夜碎裂的初夏的日子
在那古老的地層製的日子
這五月呵……

二

遲緩的北國底春天，
結冰的河流開始波動了那飛逝的流水，
在透明的草原裏唱着永久的戀歌；
年青的麻雀在早晨的陽光裏歡欣的嬉戲，
天真地叫喚着，
在那晨曦第一道光線照射着的窗前；
大地在晨風裏滴落了一點點露水，
像滴落了一點點感激的眼淚；
那幼嫩的零星的花朵
躲在嫩綠的小草間輕輕地擺動，
偷偷地在掩藏着那處女的歡欣；
孤獨的斑鳩遠遠地隱匿着，
帶着那痛苦的回憶，
傳播一聲聲啼唱給那春日的黎明……

人們
一個個地醒了，
打開了黎明的窗戶，
和同伴們一起穿上昨天發下的新衣，
外面
甯子親切的在窗邊叫喚，
走吧，出去
以繃緊的目光，
互相傳遞着心底的微笑，
排列在同伴們中間，

於是我們開始歌嘯了。

院子裏靜悄悄的，
沒有一個過路的行人，
早晨的微風
穿過嫩葉和小草，
在黎明的陽光下，
夾着一股溫熱的氣息，
透過我們寧靜而波動的心胸，
於是世界藉我們底歌嘯
聽見了五月的太陽底聲音。

讓今天
所有的人們都聽見這五月的太陽，
讓那壓在夜霧還沒有醒來的
那遙遠的世界也聽見這太陽底歌嘯吧，
讓它也醒來吧，
；醒來吧！

三

狂流般的
咆哮的隊伍，
歌嘯的隊伍，
踏過河流的小橋，

走向綻滿花朵的原野，
高原的風沙
捲起行進的人們底歌喉，
以一個洪亮的聲音
溶和在那閃耀着陽光和花朵的原野，
溶和在那跨着河流的小橋上！
隊伍，
幾十個隊伍，
幾百個隊伍，
我們底隊伍，
隨着這洪亮的聲音
在那朝暉的方向裏匯集了，
匯集了……

四

站在陽光裏守護我們底旗幟吧
我們底號手，
迎着風沙
把喇叭舉起來了，
伙伴們，
把隊和站穩，準備！
遠遠地
從粗野的檢閱台那裡，
穿着塵土的一副辛勞的面孔，
騎着馬走來的是誰呀，
——
好機率領着這勇敢的先鋒隊

用一雙憂慮的目光
在馬上巡視那沒有被污辱過的國土一樣，
舉起一隻右手
遠遠地向我們走來了。
我們「敬禮」。

不要擦眼淚，
年青的孩子們呵，
一顆幼嫩的心
記起了那發熱的天邊
那個沒有溫暖的世界；
今天，
所有人類底不幸的孩子，
被遺棄的
簡陋在那寒冷的世界的偏僻的母親，
當黎明的第一道光線閃過了那絕望的世
界，
他們仰起那雙失望的眼睛的時候，
這些人類底最深望的話語，
他們也該和我們一樣地聽到的呵。
行進的喇叭在胸前召喚着，
大海在我們底步伐裏顫動了。
世界好像一個昏迷的母親，
向我們抬起了那張憔悴的面孔，
（爲了忘記那臨盆的苦痛，
你把眼睛看着我們吧！）
站在粗野的檢閱台上
這麼懇切地望着我們的

那一雙雙閃耀着確信的光芒的眼睛，
（也戴着這憂鬱的世界嗎？）
是誰呀？
……

我們驕傲地
後退了我們底隊伍
在更生的土地上。

五

隊伍在日暮的陽光裏拖得更長了，
斜斜的影子躍動在溫暖的晚風裏，
太陽顫動了那張激動的紅臉，
照着一個個寬闊的胸膛，
於是在遠遠的山間裏降落了：
從那一個個寬闊的胸膛裏
落在每一顆血紅的心上。
於是人們把火把點燃，
怕驚起那棲楚的夜，
月亮沒有上昇。
燒紅的天幕上
星星一顆顆一顆地撒滿了。
狂歡的歌聲，
狂舞的影子，
一隻隻揮動的手
把點燃的火把移動着，
向着一個方向，

向著一個狂暴，
從那裏
幾萬雙緊著火把的手圍攏着
在火光中閃爍了的一位巨人的遺像，
帶著光環

好像黑夜裏的太陽，
一雙智慧的眼睛
凝視著這狂熱的人羣，
隨著這凝視的目光，
舉起了一隻粗大的手臂，
指著我，
指著你，
指著所有的人，
指著太陽，
指著一個方向……
於是
結聚的人羣又迅速地排成了隊伍
在火光裏蠕動了
前進吧，
你們
五月底兒女！
太陽底兒女！

六

遠遠地
人們底臉龐凝成了一陣陣呼吼，
狂歡的舞踏的是青也漸漸地凝亂，
漸漸地變得模糊了。

哭滿紅 · 鐮刀及其他
孫藝秋

哭滿紅

啊，
聽啊，
你，科爾沁草原的詩人！
你，海的戀人，
長白山的愛子啊！
結啊，
我有聲的淚，
像你愛慕的，
海的聲音一樣啊！
如果，
鋼鐵竟會腐爛。
如果，
希特勒竟會霸佔了地球，
啊！詩人，
我都不相信你會死去啊！
太陽的眼睛，
真的看不見了嗎？
但他的光明照著大地，
亦照見，
一枝最新鮮的花，
凋落了！……
這不是一句諛言，
亦不是謊話，
這是難以置信的事實。
「該死的沒有死，
你却死了……」
你熱戀著人生
——但你知道，
你的犧牲，
救贖了你！
她薄情寡義的，
把你擲出了，
她的懷抱。
你嫉妬，
那些帶着六邊眼鏡的人。
你憎惡，
那些革命隊伍中的票友。
你雖然，
癡情的愛著光明。
但你啊，

流，翻翻着它底聲音，
的草原，

的大地的耳語，
方的星辰閃爍着眼睛。

的燈光一閃一閃地輕着，

悠悠地搖擺地執着一支煙槍，
寬闊的腳步。

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

「老鄉同志，
換班啦，

什麼時候了？」

「嘿，雞叫過好幾遍了，
快天亮啦！」

「快天亮啦……」

我回頭望一望那未熄的火光，
透過黑夜的遼闊的草原，

捉着燈籠的老鄉們，
却處裏亂了寬闊的腳步，

遠遠的車輛
繼續地在遠處的邊沿上發響……

我看見蠕動的大地
翻轉着沉重的肩背

從黑夜裏鑽出了……

却叫愛光明的人們，

抹眼淚……

叫那些朋友們在愛人眼前，
得意的笑着呀！

我檢查着

你平日說給我的夢：

我看見那些有光的記憶，

海亡的創傷。

還有那遼遠的海上；

歸航的漁船，

金色的貝殼；

白色的浪花，

開了而又落了……

但我無論如何找不見，

一個詩人的死，

一根斷裂的琴弦……

沒有人能驅迫你，

做一件你不願意的事。

但為什麼你去到，

那個不想去的地方了呢？

爲了你的紅姐，

你真的去大鬧那屋，

查羅寶殿了嗎？

啊，人；

回來呀！

那不是你應當去的地方啊。

你帶着寂寞來，

亦帶着寂寞去，

你生活在窮苦里，

亦死在窮苦里。

你的財產，

是豐富的人類的愛。

你讓他們，

熱鬧的開花，

要收着神農果實，

啊，詩人，

——這悲劇的名字，

光明的牛馬……

你，黃昏的殞星，

墜落得太早。

這黑色的夜晚，

需要你的光明啊！

你不寬容，

那些可憎的人

但你更不會忘記，

你的戰友……

你不帶去你的寶劍，

亦不帶去你的詩稿；

你在那個陰暗的世界裏，

用什麼來攻擊，

我們的敵人……

詩人，

還不是僅僅爲了你呀！

啊，

聽啊！

你，科爾沁草原的詩人！

你，海的戀人，

長白山的愛子啊！

聽啊，

我有聲的淚，

像你愛戀的，

海的聲音一樣啊……

鐮刀及其他

一、短燭

人類是愛火的

把火種留給人們吧！

小孩子亦知道愛火，

用他肥嫩的小手，

捉那蠟燭的焰苗。

但火，燃疼了那些小指尖。

因為

火是人類的親友，

而不是

俘虜啊！

在黑夜裏燃燒，

燭燭的心

在幸福的新年。

當火柴用紅色的嘴咬吻她時，
她就懂得愛情了。

二、石子與錶

小的時候愛石子，

每天在河邊揀拾。

晚上回家睡覺，

累得母親，

翻遍了我的小口袋。

如今愛一隻錶，

想讓一隻放在袋裏。

但我沒有錢，

那姓着有錢的人。

三、鐮刀

五月的黃昏，

麥香像霧，

霧啊，

濛濛的霧啊……

在小徑上走，

我的記憶亦像霧。

初四的月亮，

照見我，

露珠樣的眼睛了！

初四的月亮像鐮刀
是在五月的早晨。

用露水磨亮的啊！

跟着祖母在用路上走，

祖母的汗落在鐮刀上

祖母跟別人談着：

——收成不好啊……

祖母用憂鬱的眼光看我，

祖母教我學習割麥子。……

我用我的小手割麥子，

麥香像霧，

濛濛的霧啊……

鐮刀割破了我的腳，

鐮刀在腳面上輕輕的吻我了。

鐮刀像初四的月亮，

對我笑着呀！

有人從山外來，

說荒涼的伏牛山下，

麥子香了。

祖母看着別人的鐮刀，

懷念着遠方的兒孫。……

五月的黃昏，

麥香像霧。

初四的月亮，

照見我

露珠樣的眼睛了。

江堤 · 山民

厂民

江堤

——給 S. G.

江堤有如嫵媚的長
擁抱着撒野的江流。

江堤保護着又限制着
那奔放粗獷的浪濤，
江堤砥着着又擊打着
安靜保守的堤岸；
——它們是矛盾的，
可是，我們卻能在這兒
聽到充滿活力的生命的啼笑，

江堤披蓋着長髮
——那綠茸茸的
洋槐和柳絲的長髮，
而在浪濤裏
穿過靜謐的路
江的要素者轉快地走來。

爲了愛戀江濤，
我們會越有過
通宵的騾騾與流連，
迎着浴女樣潔淨的

從波上昇起的明麗的朝日，
我們沐浴在陽光裏
我們沐浴在江水裏
如何鮮健愉快而舒暢呵！

遠方來的船隻
挺着沉重的大肚子
——停靠在江邊，
跳板是船和江堤的橋樑，
多少頂岸從上面通過去
船停了又退走，
都市的飽漲得打起帆來。

到夜裏
船隻靜止了
市聲靜止了，
江堤寂寞地守護着，
只有江流，仍然
衝擊着弄與啼笑着……
江堤有如嫵媚的長髮
擁抱着不馴的江流，
江流卻毫不機變地
奔騰向遠方去了。

爲追求活躍的生命
壯闊地唱着踴躍的歌。

山民

山民的可驚的活力
彷彿泥中不死的蚯蚓。

無論在傾斜的坡上
在皺褶的壩口
在雲霧摩撫的山頂，
沒有一處不見他們的家。

他們用山泥築牆
用禾草蓋屋
用竹和藤條編製傢具，
於是，人和牲畜都有了歸宿
魁偉的黃桷樹
像傘一樣蔭蔽着
又像風牆一樣屏障着，
說明了居住的年代的久暫。
裸露的光潔的岩石，
夏夜聽乘涼人

講神祕荒唐的故事，
而秋天

做殺與高粱與海椒的賊床。

太陽以貪婪的長舌

抵吮着梯田裏的積水，

淘米的剛沒罷走開

洗衣婦又帶杵而來。

——水是他們生活的憑依

也是他們生命的泉源。

抬頭是稜形的天

遠眺是綿綿的山坡，

披下有曲折的詩意入遠方，

而他們頭髮都白了

還沒有走出過山的迷陣一次。

他們知道的

是山外人必得靠他們

辛勤收穫的供養而活著，

他們不知道的

是山外人

究竟怎樣在打擾他們的日子。

他們自己呢，

活著並不務計謀和狠毒

死時也不留怨咒和遺憾。

他們和山一樣沈靜

也和山一樣堅實而淳朴。

詩二章

高崗

呼吸

我們滾來，

從一片呼吸的海。

靜的，

踏上這夜的海灘；

假如真的是海灘，

我怕砂礫，

生命之多難的砂礫，

會夾痛這準備耐守長夜的趾，

這樣，我就又回到夜裏！

作爲人，

真的有心睡熟的嗎？

夜的海灘邊，

我與聽着這些呼吸，

使我發覺

幾乎呼吸是有着彩色，

那淡紫紅的

是卑恥的暗害之血；

白色的，

是絕望的死臉，

棕色乃形成了耐苦勞的宿命，

它調和着那些

淡黃的荷安之嘆息，

更何況加上

慘厲的夢囈呵！

使我也終於
成了多難的觀客，
這呼吸的海！

譜曲者

熟習你的歌句的人

在到處唱著，

輕巧地挑起一個羣的合唱，

乃獲得了戰勝工作的雄心，

即使節拍唱不成聲，

我總像看見

那雙譜曲者在微笑。

譜曲者自己並不注意到

多少人能唱他的曲子，

他卻譜下曲就來，

走向前而更朗亮的地方。

你像想隨着曲譜

去找尋他嗎？

錯了，

因爲現在他却又會

比譜下的曲句

更走遠了若干。

想起了那些譜曲者，

從音符，強弱號里，

我窺得見

他們的背影昂然地

彷彿傲沉默而堅硬的岩石！

秋收小調之什

張 鋒

秋收小調

張 鋒

不要聽敵人的欺騙

魏 蕪

秋風起，天氣涼，
秋天的莊稼黃又黃，
糜子穀子顯地動，
豆莢長得胖又長，
土地笑得裂開嘴，
洋芋跑出來曬太陽，
南瓜的老臉，
對着秋風還賣俏，
高粱穗子，
像個臉紅的大姑娘，
秋風起，天氣涼，
秋天的莊稼黃又黃，
辛苦了一年收成好，
收割起來忙又忙，
忙又忙，
打的糧食堆滿場，
今年的吃穿，有了底，
抗日的隊伍，也有了軍糧，
啊，啊，啊！

不要聽敵人的欺騙

宣傳

日本宣傳

沒有一個不是壞蛋……

那一個壞人也不說自己的壞，
殺人放火也說自己不錯，
誰都知道大會放屁的，
裝坑裏也會冒出血沫……

當你再生下

史 翰

當你再生下

那嫩紅的

小生命

小胎娃

(男的女的通通一樣)

你千萬不要再

披散着頭髮

咬指甲

把褲底頸

死勁地按進尿缸裏！

或者從冒火的腔角

把淚水

滴到村口

路上

一直到山溝

最後把他拋給

水水

冷風

硬石頭

硬地

哭斷最後的

那口熱氣

當這條小生命

長大了

那飢虎當道的

淚灌腸子的

我們的時代

早就死了！

戰勝了日本的中國

(在將來)

會把機器交給我們，

我們從石堆挖出金山

我們把荒地開成稻田

升降機作着汽笛到處歡唱，

運輸火車的軌道

穿過地層(密得)

好像人身的脈管。

那時(還能等幾年？不久)

你會像早晨睡醒地一般

明白活害那小生命

是什麼樣的罪惡？

是怎樣的不該！

並且你覺到你老了——

這一個那樣嫩紅的小女兒

也不能再生養

看看機器向我們喊着

來多呀！多來人呀！

你將會不住地嘆氣！

如果你親手殺害過小胎娃

這時，

你也許會想到要

——自殺！

在秋天的曲江城

(第二章)

王晨牧

「一線禾穗」

——答日露兄

一、

我數過了
你從「哭泣的農場」
播給我的
一穗黃金色的禾穗

我知道你會用手指摩挲過
我知道你會用眼睛凝視過
你在上面注入感情，注入着愛。

我也像你那樣
我愛着這一穗禾穗！
我把牠黏在一張潔白的紙上
我把牠貼在牆壁上
在工作的時候
我不斷的擱過頭去看

牠給我一些快樂
牠給我一些愁苦
牠給我一些愁苦
我想到那焦黑的瘦弱的手
把牠種植出來……

但我不能回答你呵
這顆結實的谷粒
有多少是「腹下」
給我們的「續壯」的
在給田主人，兵役幹事和保長以後

二、

意外地，我接到你這份禮物
和一首楓葉的詩
我用喜悅感激你呵
我用淚水感激你呵
但我這「農家的孩子」
並未「遠居在城市」
我也在像你所在的

「哭泣的農場」
橙色的，無邊的稻海展在我的四周
風在上面馳過，一片波浪在起伏着……
我是這些莊稼的主人嗎？
你知道的
不單是我，我以外的耕種的人
以及我們的父親，兄弟……
都只有一把缺齒的鋤刀！
這悲真的呀！
什麼時候可以馳過去！
我在期待呵！

我伸出臂膀在擊毀運送兵呵！
你在遠地的友人
我們的命運不是同樣的嗎？

在秋天的曲江城

在院子的後面
顯露出一塊美麗而晶瑩的藍空
呵，這祖國的天空
博大而無極！
我對着，像是喝了醇酒一樣
我的火熱的情感
在我的胸膛內燃燒……
像先知，像我們的祖先
在無聲的喃喃的說
美麗而晶瑩的藍空在向我們作着啓示
這上面浮飄過飛騰的翅膀
這上面阻撓過敵人……
我流寓在這苦難的城市裏
我感覺到生的意志異樣的強烈！
白天，我傾着全部的勞力在工作上
休憩下來，我聆聽着滿城的沸騰的人聲
我愛這城市呵
我愛這城市的美麗而晶瑩的藍空
豈得令人驚悸的藍空呵！

田地的花朵

艾烽

帶着泥土的氣息
從貧困的田間而來……
我底質樸的指條上
又感染着莊稼人的憂慮了

今天
我又走向田間——
走在陌生的異鄉
而我所熟悉的田間去……

「我們是義務勞動隊……」
少女的歌聲
像狂風中暴怒的風鈴
鳴响在春日的田原上……

我們又活躍在
茫茫的生產戰線上
牛車，鋤頭，木耙和鐵犁……
歡快地徘徊在田野上
勞動者以驕傲的汗水
鑄造這豐饒的土壤

我懷着莊稼人的理想
來到這田間的……

常被妖瀾的怪聲、
所震煩的耳朵
又聽見布穀鳥親切的啼喚
聞到泥土芳香的氣息了……
在田野——

我常傾耳靜聽着
萬種虫鳥的喧談與歌吟……
源厚的地之母呵
告訴我們吧
牠們在讚頌着莊稼人的歡樂
還是傾訴着生於的悲苦呢？

青綠的田野
覆蓋着萬里溼漉的蒼穹
我像閃電似的揮動着
草原一樣健康的手臂
抖落一身困倦的旅裝
讓我底天庭的心
投擲在——
演奏着春天歡曲的
田莊的遠方……
嫩紅的泥漿
像一灘黃金的溶液
在地下敲着光亮的眼睛

鐵鋤的手
粗野地翻鬆着泥土
鐵犁以白亮的舌尖
訓練那捲食嫩紅的泥塊
——鐵犁爬過的地方
顯着深長的泥痕
而多事的泥漿
又快把泥塊填滿了……
牛車無數次地搬運着
滋潤土地的谷料
曾經隨着過年輕人的土地
仍在夢想着血肉的哺養啊……

嫩紅的泥漿
像少女一樣發着紅笑
田具帶着泥土的感情
用健康的赤色裝飾着身體
也發出無聲的紅笑
鐵鋤的手
那麼粗野地掘着泥土
好像要掘出地下的鐵球
鐵犁的手
那麼粗野地掘着泥土

好像萬千萬粒晶亮的汗珠
 纏繞在地下……
 好像要在這黃金的泥土里
 種下中國人的希望
 在貧困連接著貧困的日子
 愛戀土地的莊稼人
 披著中國的土地上
 都盛開著黃金的花……

埋藏了一翻辛勞
 種下了一串希望
 又要隨著飢荒黑影的襲來……

我們又活躍在生產戰線上
 用勞力極勞征戰的家屬
 我們突擊地種田
 熱情地歌唱
 多精地笑……
 太陽的火燒在頭上
 灼乾我底心田的露水了
 抱著鋤頭
 腳在綠色的田埂上
 以粗大的碗
 抱著已經沉澱的米湯
 ——這是酸了的米湯
 喝著這帶有酸味的米湯
 催促地怕田主發現
 我偷嘗酸辛米湯的滋味……

這酸辛的香味
 使我喚起了記憶的聯想
 那些日子
 那些黃金的稻穗
 成熟得快些爆發的日子
 ——田野撒著稻香的夏天
 在熟練的莊稼人中間
 我顯得那麼可笑……
 我這當時的莊稼人
 讓太陽的火
 曬黑了我的皮膚
 泥水澆滿我的全身
 可笑地奔走在田野間……
 口乾了

母親給我以米湯
 母親以慈愛的手
 勤勞於生活的手
 給我一碗滿滿的米湯
 像今天喝著一樣酸辛的米湯
 母親又以慈愛的眼睛
 看著我喝完了米湯
 慈愛地捧了一顆慈愛的心：
 「渴壞了！孩子
 多喝一碗吧……」
 「不，母親——
 這米湯是酸的！」
 「孩子，這年頭
 酸米湯會喝也高興了……」

這是母親純真的聲音
 從母親的聲音里
 我得到生活的啓示
 因此——

我開始向惡苦的生活大海遠航
 我開始在人海里
 尋覓為生活的風浪所震蕩的面孔

莊稼人的生活多是窮困的
 莊稼人少有明朗的日子
 莊稼人永遠生活在幸福的外殼！
 莊稼人永遠摸不到幸福的邊沿麼？

然而，莊稼人是田地的花朵……

我是從貧困的田間而來的
 我知道莊稼人有最純樸的心
 對於未來的安樂日子
 莊稼人有著最深的懷念……

我們又活躍在生產戰線上
 勞動者驕傲的汗水
 在生產戰線上留下了
 而酸辛的米湯
 加深了我們這一代
 對於未來的那一天
 有著更迫切的思念

一九四二，五月，十晨，正龍。

鄂爾多斯草原

谷風

一

今天
我舉頌
綠色的鄂爾多斯

歌頌
北中國底
綠色的生命底乳汁
綠色的生活底海
綠色的戰鬥的旗子

向遠方
我底歌
滾滾的汎濫……

汎濫着綠色的氣息呵！

我底歌
挽抱着
無邊的草原底香浪——
牧笛吹出的
原始的歌音呀

從車道里
沙窩里
大風砂灰暗的門樓里
馬蹄捲來的牧歌呀
羊底，駱駝底，藉狗底鈴音呀
像髮髮的灌木叢底碎響呀……

歌音
淋着草原綠色的氣息
而草原
是一架古老的
生活底豎琴呵

向遠方
我歌唱着……

歌迸出
從遠古便汎濫在草原的
生命底綠色

我說：
生活在南國的
健康的讀者呵
你們底生活……

揚着濃郁的太陽味
你們底歌
與響在智慧的高峯
而今天
我這粗野的歌
和歌會標繪出的
草原底畫像
你們
是否感到陌生呢

呵，這寒聲
是寒聲的呵
這畫幅
是灰暗的呵

一一

親愛的讀者：
昨天
我還聽見
草原在悲泣……
在圓圓的
大風砂圍繞的草原上

我低聲的歌唱着
那是
多麼蒼白的悲愴呵

我歌着：

「草原

悲哀的

鄂爾多斯草原

是人類底

太陽底第一個兒子

而牽便是灰色的

太陽也永遠是沉鬱的呵……」

——引自舊作草原牧歌——

從遠古

這草原

便渴望着更濃的陽光

草原被太陽攢集在

寒冷的北回歸線上

於是

悲哀便繫在草原上

生活底魂

沉聚在冰冷的日子裏

那滾滾的黃河

在北中國

寂寞的湍流着

琥珀色的淚浪

像古騎士底一張長弓

靜靜的

扔在草原上

但，草原的綠色

也曾哺育過

人類饑餓的生命

草原上

生活底歌

也會像黃河底長流

汎濫過……

嘿，遠古

這草原上的騎士

一支驕傲的

上帝底鞭鞭

從鄂爾多斯

向西

打過亞細亞底高胸

馬蹄

耕拓着迢迢的

中區廣黑色的平原

而以後

這草原和

草原上的騎士

衰老了……

草原

像老牧人乾枯的髮

蓬鬆的飄着……

像烏素海的深木；
生命
是一道乾涸的沙

二二

每當黃昏

草原是更衰弱的……

太陽

紫紅的大火堆

熄滅了

火苗如林麥的花瓣

沉落進草海，平沙

草原

像一幅用濃紅抹繪的

未來派的風景畫

紅色的雲天

紅色的叢木

紅色的平沙

紅色的奔跑的馬羣

那困厄的

扎在草原的蒙古包

寂寞呵

——羊脂油

高高的懸在紅柳

像一顆悲鬱的星星

向遠方
迎送着
寂寞的奔來的旅人

那幾圍着火堆
飲着濃熱的奶茶的牧人
他們正在
暖着寒冷的心……

老年人
白髮垂着白鬚
靜靜的呷着奶茶
在草原上
用牧鞭

揚起一串悲哀的年歲
悲哀的日子
壓彎了他底腰
悲哀的日子在心裏
刻滿深長的烙印

那些像沙漠上的百合花的女郎
那些像地鼠的小辮子
那些像老駱駝的女人
他們
也在暖着冰冷的生活呵

他們把耳朵
貼在草原冰冷的胸膛
靜聽着

遠方響來的是雷時
就會有
披滿風砂的旅人
和駝鈴聲一併湧來

旅人
在火堆旁
烤着凍紫的手
喝一杯奶茶
向主人
噴幾句溫暖的話
然後

抽一袋大葉烟
向黑色的夜霧
吐一口傷心的痰
「老漢，牙布牙……」(註)
又鑽進那
圓圓的風砂里
悲痛的走了……

草原上的旅人
永遠走着
不是路的路呀
在大風砂里
在濃重的夜霧里
在深遠的灌木叢里
在野狼底悲鳴聲里
寂寞的走着
沒有星星

沒有流水的夜話
而他們知道
明天
草原上會滾來
一團火紅的太陽

雖然
草原的夜
——黑色的夢魔谷
是漫長而寒意的
但，他們
彷彿便是
太陽底
明天底自身呵

他們走着……
明天
明天的太陽
沿着夜底黑色的
腐爛的邊沿
滾來了

四

昨天
我邊聽見
那爾多斯草原上的
牧民底血

在悲涼

草原上

那善良的牧民
灰色的象徵呵

他們

棕紅的皮膚上

悲哀的

那黑色的血脈

高高的滾起

反抗的浪

呵，那血統

像囚犯身上的繩網

殘酷的

細着他們底生活

絞死了

人類原始的生命力

呵，那血統

流着父親底悲哀

流着未來的孩子底悲哀

嘿，今天

我聽見

我聽見

鄂爾多斯草原上的

牧民底血

像解凍的熱流

從冰冷的皮膚里

從冰冷的生活底牢獄里

噴出來了

噴出來了……

草原上

牧民

在戰鬥的血流里打滾

他們底生活

閃着血紅的光芒

今天

他們已知道

在戰鬥里

奴隸的血

會澄清了

澄清得

能照清鄂爾多斯草原

新的生命底像

澄清得

能照清他們自己

嘿，鄂爾多斯的

牧民底血

開始澄清了……

五

今天

我歌頌

綠色的鄂爾多斯

歌頌

北中國底

綠色的生命底乳汁

綠色的生活底海

綠色的戰鬥的旗子

熱情的讀者呵：

鄂爾多斯草原上

寒冷在汎溢着

而草原上

有無數旅人

在奔走……

鄂爾多斯草原上

沉澱着遠古的悲哀

生活被囚禁在冰層里

而鄂爾多斯的牧民

便是一條

解凍的熱流呵

今天

甘地的肚

鷗外鷗

下午5時了

下午5時呵

樂羣社、二教、GRAND 餐廳都一室濟濟

你們路上遇見了我

問我吃了飯沒有

謝謝你，沒有還嫌早

我的用膳時間

上海人時間

下午8時呵

兩者之間

下午8時

我都在路上散步

飽餐了一頓「空氣」

藉「空氣」以營養

我這個甘地的肚

下午8時了

嘉陵、美廬川菜館又食客盈門

你們路上遇見了我

問我吃了飯沒有

對不起，那會這樣晚

我的用膳時間

廣東人時間

其實

下午5時

至

哈哈！

你聽我的笑聲對不對

一點烟火氣也沒有

一點微惱也沒有

不熱的笑

鄂爾多斯
綠色的……
發着被開墾的
生命底氣息

鄂爾多斯草原
從遠古便悲泣着……
但，在那悠久的
悲哀的歲月里
草原第一顆
却在冰層里的綠色的苗子
靜靜的
茁長着明天的生命力

今天
我歌頌
綠色的鄂爾多斯

從我底歌聲里
噴出草原復活的笑
揚起原始的生命力
我要讓這歌音
揚得
更高，更響……

(註)：蒙語。意思是「老伯！再見了。」

——一九四二，二月尾，天水。

詩底感情

伍辛

詩是語言形式最精粹的藝術的表現，它最高度地精鍊着人生底戰鬥的感情與意向而表現出來。這種表現，也就等於藝術上的高度地運動和集中的攻擊的原則，詩人對於和客觀現實把捉的肉搏戰鬥的緊張，最致命的時間和場所，這便是詩底「溫度」，詩底維他命。詩人「閃擊」着人類生活中感情最高的發揚點，詩人歌唱着的是一切的峯巒，一切的中心。

就要來了，那等候着的一天。

愛情和友誼都傾給你，

跨過那陰暗的重門，

就在你的奴役的床前，

也傳到了我的自由的歌聲。

一個字就能使圍牆坍塌，

也將跌下重負着的鐵鍊；

自由的光明之中祝賀你

弟兄們將交還你的刀劍。

——普式庚：致西伯利亞兄弟

因此，復讐地，這藝術上最尖銳的攻擊的威力，不是一種隨便可以把握到的武器，詩底領地就像那無限的神祕的深處的沃林普斯山（Olympus——希臘神話中神祇的洞府）一樣，詩人們可以在這裏求到不朽的，希臘神話中英雄們躍動騁馳的永恆的世界，而這裏也只有那具有普洛美修斯的英雄的氣魄，懂得怎樣和題材戰鬥的詩人，才能享受到這不盡的光輝的創作泉源。不同的是詩底領域是現實的人生，而詩人所搏擊的也不是那荒誕不經的妖魔鬼怪而是真實的社

會生活中的憎恨和愛慕。

詩是感情的（一切的藝術樣式都是感情的）。然而，一切都是有感情的，那麼，詩人怎樣把他底感情鍛鍊為詩，鍛鍊為「閃擊」呢？

x

x

x

詩人自然是具有和普通人一樣的感情，和一切的藝術家一樣，是人生的，功利的，有憎，有愛，有社會的和生活的感觸和欲望。但，藝術化了的人底感情，就已不是原來的生活的直覺的感情，而是經過了藝術家，詩人底錘鍊而表現的藝術的形象了。在這一點上，詩和一切文藝樣式是相對的。

但在進一步時，即當我們把生活的直感加以組織，而表現為詩，戲劇，散文等不同的文藝形式時，這樣，一切文學樣式便都有了其具體的區別，這種區別是發生或聯繫於牠們的具體不同的社會和藝術的功利性的目的和戰鬥方式的，而區別的特徵，是在於對於生活的直感的不同的藝術的組織方法。

還最明顯不過的事，巴爾扎克在「鄉下醫生」中寫拿破崙下面一個老兵的遭遇，這個老兵只是「鄉下醫生」這部小說中的一個環節，並且只是一個陪襯的環節，巴爾扎克把它的遭遇大致——如同在小說中慣看到的描寫——詳細地敘述出來，作者之把故事的經過，行動，面貌姿態地告訴了讀者，而在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自己對於這件事的見解——世界觀，作者的世界觀是通過作品中人物的形象而全面地凸現的。但另二個拿破崙手下底兵士，走到海邊的詩中的時候，那却是以另一副面貌出現了：「一天，兩個近衛兵離開了俄羅斯監獄，踏上了法蘭西的歸途」。簡單的這兩句，表現了巴爾扎克

用很大的篇幅敘述的他的兵士的全部經歷。

「他們在驚慌里悵地垂下了頭
當他們到了普魯士邊境的時候。」

在那里他們第一次聽到那不幸的故事，

說是法蘭西已經完全滅亡，

維威的軍隊遭到了覆沒，

人家俘虜了他們仁慈的國王。」

在這六句里又顯示出了社會歷史的背景，以下，作者記述着這兩方戰敗的兵士的傷心的悲慘，並且想到了死，然後以這四句結束了這首詩：

「那時我底國王將騎馬從我底墓上經過，

而明亮的刀光閃閃並要作響；

那時我將武裝到牙齒從墓裏起來，

爲我底國王赴戰場。」

對於詩底讀者，重要的，並不是要知道整個故事，這是不能夠向詩人苛求的；讀者所要知道的，是這個故事中的最本質的部分的最尖銳的表現，這種表現通過了詩人底強烈的感情，成爲一幅非常鮮明的深刻的直接號召起來的畫圖。所謂直接號召，或說直接的給予讀者以感情上的衝擊，并不是只指抒情詩中的詩人底歌唱，敘事詩也是一樣的。問題是在於作者以他對事物的主觀觀念來把事物的最尖銳最本質的部分提煉出來。詩的本質是感情的，敘事詩也許比抒情詩缺少這種感情的衝動，但他同樣是詩人底感情對現實生活的尖銳地提煉，巴爾扎克和梅涅要表現的是同樣的主題，即法國布爾喬亞反對歐洲的封建貴族地主的拿破崙戰爭下面，人民的戰士對於革命領袖拿破崙（人民的拿破崙）的愛戴，和他們不應該遭逢的（但却是歷史的必然的）不幸的悲慘的結局。上面引的海涅的詩結束處敘述的四句，並不比巴爾扎克的全部敘述沒有光彩些，他們是：同樣的社會價值和不同的藝術功用。詩人把事物尖銳地表現出來，這就是不同於小說樣的組織了讀者底感情的發揮方式。

詩把讀者的感情，想像，上昇到極端緊張的地方，在這種場合下，詩人就引起了讀者最崇高的戰鬥的共鳴；而小說展示了故事的全環節，引導讀者慢慢地在這人生的海中游泳，主要的不是用尖銳的感情呼喚而是用事實的比較完全的啓示，因而來教育了讀者。詩好比是沸騰了的水，它上面揮發熾熱的水蒸氣，讀者是不能夠和不必要伸進指頭到水裏去試一試的，而小說却打開了水的大門，溫柔地向讀者說着歡迎的詞句，給予讀者以全面的滿足。

在戰鬥最緊張的時候，詩常比小說能更有效地激起了讀者。詩給予讀者以尖銳的鼓勵和歡喜。詩，本質地是直接以感情向讀者的感情控訴。

然而詩人把握感情，并不是可以純主觀的，像一些象牙之塔裏的詩人們所做的那樣。這些詩人或者敘述頭腦中可憐的甚至反動幻覺，或者琢磨些飄渺神祕的形式，都是因爲他們不懂得把他們底感情割露在科學的審判台前，接受真理的裁判。詩底感情不是可以盲目自由地衝衝直撞的，而是通過了客觀現實發展法則的正確的馳想。詩人有他歌唱的目的，詩人有他自己的「人生舞台」，「純粹的」感情是沒有的。象牙之塔底詩人說：我是爲藝術而藝術的，我的感情是完全自由的飛翔，「我不需要爲「出路」擔心，也不打聽到我食我者的喜怒，所以爲什麼時，筆下就比較老實，也比較放肆」。（沈從文先生底話，這裏是爲了一個突出的典例而不得不從詩底範圍內走出來）。可是，人民却是要爲他底「出路」而擔心的，因此，象牙之塔的鴿子們的「完全自由」的飛呀，飛呀，結果必然要飛到人民的對面去了，那就是不歡喜人民爲他底出路而擔心的「自由」，到頭來，象牙之塔底詩人這不正就是台於「衣他食他」的主人們的喜怒的麼？

上面的話，拉得遠了，讓我們回到詩的問題上來吧。上面說的是，詩人底感情必須通過詩人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把握，不過，這種把握到的感情，還是不可以就入詩的。

麥田裏一顆麥粒從地裏伸出頭來，笑哈哈的搖着身子，這不可以

就是詩，哪怕你給他以正確的否定的哲學命題；太陽早上工作，晚上休息，這也不是詩，即使你能指到牠是繞日而轉的科學定律；一切自然現象如果它們沒有和你所要描寫的現實發生直接的聯繫，就都不可以入詩；某先生給某女士第二十八封熱戀的書也不就是詩；就是說，不是隨便什麼感情都可以入詩的，都可以是詩的，詩所以能激發讀者最尖銳的熱情，正因為牠本身是經過最尖銳的過濾的。在一切藝術樣式中，詩人應是發奮奮付予人生以感情的，正因為如此，他呼吸的熱情才是最有力的。

在初學寫作中，這類的情形最多，他們誤解了詩底形式的自由，忽視了它內容的艱深。蘋果呢，天竺裏起了一層霧，罵起個積居的好商，河邊呼弟芽了一枝桃花，就想編了家鄉，暑熱天的太陽可以打發抗「拍」的激情，收到朋友一封信，就大寫自勵勵人那一套，如果這就是詩，天下的詩人真太多了，怕得我們高興，但可惜的是，這并不是詩。

詩是藝術底一個部門，因而，所謂詩的感情的銳利就是通過藝術的過濾。詩人必須深入現實生活中，從現實中找尋那完成藝術的塑造——典型，形象，從這里獲得感情，也從這里鍛鍊感情，而表現出來的，也就是通過了這種精密的藝術塑造工夫帶着典型和形象的深處的感情。現代的詩人，偉大的革命的詩人，必須要小心不要做了形式邏輯的俘虜；對月可以傷心，迎風就嘆流淚！

普式庚的致西伯利亞兄弟的詩如果改成這樣寫，就像我們在分不詩作中常常看到的傾向，

在十二月的寒天的天氣裏

我懷戀於西伯利亞冰凍的土地
雖然「寒天的天氣」和「西伯利亞」給了我們以并不十分強烈的關係，不能說說他不甚詩，但如果有有人僅僅滿足於這，那他就決不是真正的詩人。普式庚所激起我們的永不能泯滅的熱情的熱情，決不會在這短詩中觸到。為什麼呢？因為普式庚是真正的生後，真正是現實的藝術的完成，真正的詩人的感情是從這種藝術的完成中輝煌地表現出來的，而那種滿足於瑣碎的聯想的詩人，充其量也不過是把自己關在「即興詩」的囚籠裏，呼着「荒涼餘落日，雲裏上孤烟」之類，和真正的現實生活隔上十萬八千里了。

專作為「輕騎隊」的騎士的詩人，就必須懂得「輕騎隊」的高度的運動集中的攻擊——必備的條件，即對於現實人生的深刻的把握力，和藝術的銳銳的表現力，詩人必須要在藝術的表現人生的價值的目標上把他們紛繁的直覺的感情予以「再編制」，賦予以洗鍊了的感情底尖銳的力量，向着人生難言熱烈地鼓動，「閃擊」起來，這就是說，詩人不能太應他廉感情，詩人要把繁什的直覺鍛鍊成精銳的詩的熱情，詩人要給予感情以思想，給予感情的人生的典型的藝術的創造。

關於自由定戶緊急啓事

自十四期起，為使各地自由定戶能更迅速地按期接到本刊起見，特委託「桂林中北路九三號三百圖書社」負責辦理定戶事宜。凡過去直接屬於敝社之自由定戶，其尚有存款者，亦於同時到該社接辦。以後如有詢問定戶事項，請直接通函該社。敝社除分函各原定戶外，特此聲明並希諒察。

詩創社 九、廿日

新詩短話

(續一)

胡危舟

1. 形象是詩底肌肉。

肌肉豐滿的人體是健美的。飽和和好的形象是詩底健美。健美的詩像健美的人，一定有它底羣衆性。

2. 把生命賦予形象，使它能歌能舞，能勞作，能議論吧。詩人是形象底上帝。

3. 對那些非作者在自己底詩行里寫明「激憤」，「悲憤」，「起來」……不足以感到仇恨的讀衆，我們反叛地以活生的生活形象，去健全他們的感官，把他們仇恨的根鬚，更植得深遠些吧。

4. 不要把詩寫成政治講演，不要在字面上形成大砲，飛機，坦克的羅列；好的詩自然有它內在的感性的煽惑機能，抨擊機能，和高度的彈性的戰鬥機能。它早已把那些政治學與軍事學的事象，被美學——形象的語言所處理了。

5. 大胆些，不要懷疑把詩變成標語口號，而含糊，而含冤終生。即使是最醜惡的「希特勒」「日本軍閥」的字彙，也要詩化地喊出來。它們，有時候是很形象的。

6. 我們承諾着，表述一個形象底具有最大最直接的效果底工具是辭句，那末先要追求怎樣去採掘人民底口語，和更進一步地把它調勻於自己的情緒的溫度里，以跨上形象底峯巔。

7. 某一詩底形式，是某一些特定的形象底組織過程中，所蛻變出來

的必然雛形。如果以不相稱的形式與內容羣連一起，不僅會格殺內容，而且會糟塌形式。

8. 讓我們沉靜地認清了內容底形象底面貌，再決擇詩底形式吧。

9. 一個以濫造名詞充實理論的論客，說他「從詩的外形常常感到詩的形式美。」

其實，詩底形式底外形，沒有什麼美醜的。要不，好詩與壞詩和真詩與假詩還有差別麼？

10. 詩底形式底外形，是從詩底內潛的感覺，印象，節奏，和積切的躍動的力所決定的。因此，我們才不會從日報上排列得更齊整的「市情表」，而引起些微的羨感啊。

11. 一首以新的風格或新的形式的詩出現的時候，有些人第一次聽說「吃馬肉」似的感到不習慣，而戒意，而反感的。

也就對了，它祇是一個習慣的問題。但習慣的權勢之短暫，往往是權勢者自己所不敢想像的。

12. 詩是一個新鮮又美滿的聲音，它與陳腐的雜音絕不相容的。我們聽到一個陳腐的雜音，感到毛髮悚然。若聽到一個真的詩底聲音，我們會被攝入它的靈魂里，和它沉心地生活在一起，融化在一起。

13. 那些以「珊瑚」「珊瑚」的辭藻裝飾出來的，感情和意境都衰老了的詩章，一如上了年紀的騷婦人，在十個指頭上白戴了十隻鑽石戒一樣。

14. 詩，是常綠的幸福的樹，永遠屬於年青的。

15.

作為預言的詩，一方面是歷史所埋伏的炸彈，另一方面是現實所播

13.

所謂自由詩，並不是放縱地毫無法則——必然的分行，必然的音節，必然的詩底語言……而說形式擺脫了格律的約束，它更應以高度的理智來適應內容。

14.

敘事詩不是就着若干零星事物的故事底目錄，專以抒情作為組織那些事物的手段。

15.

詩人以智慧與毅力的苦工構造了這座主調以情感，形象，和語言（尤其是語言）的「三合土」底大建築物——詩，如果它予讀者的印象是霧裏看花的，是飄渺模糊的，那是說：那「三合土」里有太多的砂質，和太少的黏性。

16.

詩像海。
假若海底深度只有二分，它還能潛藏水雷麼？

17.

詩，也有它底「大團圓」——真，善，美，——社會現象，自然現象，思緒現象。

18.

那一首詩底美滿處，是那一首詩先天的自身的幸福。那一首詩的醜拙處，是那一首詩底作者底惡劣的疵瑕。

19.

像墨水畫在白紙上一樣，我們在白紙上感受著顯現的墨蹟。假我們以墨蹟顯現着的詩底實體，不要使讀者感受著在墨蹟上只有一張白紙吧。不這樣，那是把紙與精力都浪費了。

讓詩活在感覺的真空里吧，好的詩，它不會使人嗅到紙墨底氣息

的。

20.

在各各偏嗜長詩與偏嗜小詩的小風波里，誰不能讓我們說小詩是戰鬥的行動，和長詩是建設的行動呢？誰不能讓兩個行動都同時推進呢？那些要求着大家都要偏重於長或小的人，將會遭遇着先天或幕後的命運。

讓我們記取喬賽（Champer）說的：「不同的路引着不同的人們都去羅馬」吧。

21.

如果非以「法西斯主義」五個字不能表達一定的詩情的時候，這「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純粹依憑字眼上的形式義和死板的格律，還能表現時代麼？

22.

可能以「魯迅」，「給魯迅」，「魯迅讀」……作為詩底題目。假如題以「魯迅先生」四個字，便會逆眼地感到不很像一個詩題的。

詩題，彷彿有它自己特定的性能與形態。它必須表現了主題，和美，和詩底氣氛。

23.

有些「寂寞呀」，「鬱悶呀」的詩情，是作者從現實遊離，從生活還却，把自己放逐於沙漠，或因禁於牢籠的一種唯我主義的直覺的憎厭所形成的消極的反映。

那些人如果在這鬥爭激烈的今天，黯淡地死亡了，會有人給他們寫一篇溫暖的悼詩麼？他不是已經不止死一次了？

24.

爲的什麼呢，詩人寵愛着「希臘神話」與「聖經」？他們恭敬而且自負的是那普羅米修士，亞當與夏娃的生死目的，和死底意義。

（未完）

一個不作法事的和尚 (註二)

萊蒙託夫作
鄭統譯

——我不過嚐了一點蜜，而，看啊，我現在就得死去。——I，薩繆爾

一、

在並不很多年以前的時光，
在載走着的亞拉瓜河和庫拉江，
像兩姊妹溫柔地擁抱着一般，
合併而喧轟地流瀉着的所在，
直立着一所古老的寺院。

從一座披滿了樹木的小山的四面，
人依然能看見它底那些頹圯的牆壁，
那塔，那些陷凹的僧座和地下室。

但是再也聞不到了馥郁的香烟
向着拱形的天花板高高飛旋，
而且也不再會僧衆在深夜的時候
唱讚美的歌聲爲我們底罪孽祈求。

僅只一位寂寞的看守廢墟者，
一位老人，如月亮一般地蒼白，
自從被人們和命運所忘却，
經常地將每一片墓碑掃拂，
上面古舊的碑文敘述着

過去那些時日中燦爛的榮譽，
和一個王國底衰微的故事；
如何地從前有一個國王懷着憂慮，
並驚怖於他所頂戴着的王冠

將他底國土讓與了露西安。(註二)
從此，上天底恩惠下降
於喬治亞，現今一和平的地方。
她現在不再懼怕着那些讎仇。
在一重槍矛的友善的保護後，
和平地她繁榮了所有的這些年頭。

二、

有一次從這山地向着城市

一位露西安底將軍跨馬而去。

他在他手中看着着一個俘虜，

一個童子，年幼地不能忍受

那奮激的馬上行程底艱勞，

而且得了重病。他幾乎死絕。

那個瘦弱的六歲大的孩子，

像這給一錢地密羞而又狡猾，

而且，勇敢如他所有的親友，

他咬着牙關將他底痛楚忍受。

同執於一種憤怒的心情，

他慢慢地推走了所有的食品；

甚至沒有一次最微弱的嘆息

從他底雙唇內漏出——他希望死去。
當時出於憐憫一位年老的和尚

照料着他並將他繼續撫養

直到他使他的身體再度痊癒。

此後那孩子就同他住在一起。

但是胆小，對於那些稚嫩的樂事，

最初那孩子時常會獨自地

避開一切的人沒遊着，

而且有如爲某種含糊的呼聲所催促，

他時常熱心地向着東方凝視着，

那地居住着他自家人底種族。

但是當一年一年過去後，他對於

他底主人的最初的罪惡逐漸失去；

他迅速地學着異邦人底言語，

而且給那和尚施了洗禮。

到了他將要立誓的時候，

雖然仍是一個着上僧衣的青年，

突然地在一個秋天底夜里，

他失蹤了。那些和尚都恐懼

他已經在濃密的森林里迷道，

他們在鄰近的地方將他尋找，

並且發覺到他底全身已經毀爛，

奄奄地只有一息。他們將他帶轉。

一陣死的蒼白在他底臉孔上

發射着，眼光在四壁遊蕩，

他癱在那兒衰弱得不能動彈。當詢問着他遇到了什麼事件，他沒有回答出片言隻字，他是那樣地沒有精神。顯然地他已經在臨危；爲了恐懼他可能沒有說出懺悔就死，一位和尚走來舉行儀式，而且問他這遺言和最後的申請，並在禱禱中跪下爲了他底靈魂。這個青年，以他存餘的力氣，爬起來，說出了最後的話語。

三、

「你走來聽我所懺悔的東西。我感謝你，仁慈的老人，我猜取在你底面前我真地應該減輕我底精神而且安靜我底痛苦的心。我從不曾傷害過任何的人，而我所會做過的任何事情是如此地乏味，你會難於留心地聽下去——但誰能顯示出他底靈魂呢？我底生命短促而且全是住的牢監，沒有令人激動之事，沉悶而幽暗。爲了一個行動，如像獻出我自己我會獻出兩條生命，遊戲和奮爭。在我全部的生涯中我僅有一個願望，它在我底內部燃燒着如火一樣，像在暴風雨中將我底靈魂急急轉動，又如一條虫咬着我底心絢；

它呼喚着我從氣悶的地下室中出去，從牆告罄里和從顫動的鋪壁里走入奇異的境地，在那兒生命是充滿了戰鬥和充滿了奮爭；在那兒透過雲陣羣山底岩峯滑翔地高舞入那些天空；在那兒勇敢的人們如自由的鷹鷂——而我底渴望着像他們一般地自由。我用以嚙噬這熱情的是眼淚，是受苦，是希生，也是恐怖。我全部地把這件事情吐露，而後並不需任何寬恕。

四、

「我以許多次數聽說過，你救了我底生命，老人。爲了什麼？我變得來如此地惱怒和孤寂——一片被暴風雨吹折的樹葉，心頭上是孩子，但命運上却是槍，他不敢跨越過那邊的大門。在這些陰沉的牆壁之內成長，沒有一個人我會父親母親地叫喚。你底目的，老人，我知道是要使我把這些甜蜜的稱呼忘掉。沒有用！他們的聲音同我一齊誕生。我看見過其他的人，不像我般孤零，有家庭，有朋友，還有親戚，但是我既不會知道親屬，甚至也不會知道某一親愛者底墳墓。

因此不要無益地浪費一滴淚珠，當時我就發誓，遵守靈魂底命令，到世界上去，去找尋某一個人能夠給以撫愛而又能將我底燃燒的心胸緊抱的人——那一個人或許我不認識，但是如同自家底親族般親切。但是啊！這些夢想永遠地消逝了！我將決不會決不會將我底故鄉看到！而且因爲我是一個被遺棄的囚奴，因此不久我就得個入我底墳墓。

五、

「對於死亡我完全不畏懼。在那永恆而沉默的寒冷里，我聽說所有的受苦都得到安慰。但是這麼快地就要死去我覺得可惜！我還是如此年青！你可會曉得發狂的年青人所夢幻的那些事物？或者你時常和平地度着生活，而且從來不會知道愛情底幸福，從來不會被憎恨和齟齬所刺痛，你底心從來不會在你底胸中激動，當看到了田野和花朵披着陽光，或者當其在塔頂底一角上，一隻鴿宇，爲一陣暴風雨所驚駭，你看見它躲入了一個洞穴，牆壁上的——一個寬廣的縫隙？你是年老而灰色；我會聽見你說

這世界正是一所陰暗的地獄，
沒有什麼願望存留在你底胸臆，
什麼願望呢？安息的時間屬於你——
你有着那麼多你能够忘記的東西——
你活了這麼長！我却還沒有哩。

六、

「你想知道，當我快樂而自由地
遨遊在外而時我曾看到什麼東西？
繁茂的田野和那些在四面
寬上了青活活的樹木的高山，
樹林，有如一場舞蹈，歡快地擠攘，
會搖動着並沙地高聲歌唱。
而且我看到了——排一排巨大的岩峯，
湍急的山溪水就從它們當中流出來。
我想牠們潛伏的思想不會把我騙隔
牠們石作的回響伸入空中，
牠們渴望着能够互相擁抱。
但一天過去又一年年飛走，
而牠們將不會，決不會迴頭。
我看到一座山脈底輪廓綽，
如像在一空幻而奇怪的夢間，
正如祭壇上的烟霧向着天空上升，
在霧氣中穿起了它那些岩石底尖頂。
從某一個懸崖的地方突然湧起，
牠們上面的那些雲霧急速地
向東方奔去。像一批批
來自遠地的白翅雀鳥的旅行隊。
而且透過烟霧我看到了

高加索山羣像金剛石一般地閃耀，
不易不變，永恆而又現着灰白。
於是我感覺到那麼輕鬆，自得——
我不知道什麼理由。我底心高興。
我聽到內部的一個秘密的聲音——
它說從前我也曾在那兒住家。
於是突然地我似乎是將它——
那過去——認識得更其清朗更其清朗。

七、

「我又親底舒適的牙屋，那麼縮小，
位置在峽谷里，我現在想起了。
而別的那袋寬大的繞着它散在四近。
我又聽到了遙遠的踢踏之聲：
在日落時伴隨着黃昏的陰影
從牧場上歸來了那些牛羊之羣。
我聽見狗子們吠叫在峽谷里。
我想起了在我們底門廊中如何地
可敬的老人們微嚙地低聲歌唱，
他們底匕首晶晶地閃着月光……
它全都都轉來了，它有如一場夢一樣——
這些圖畫又突然地成羣飛蕩……
於是我底父親，如在生一般，
我看見他舉起盔甲走來。
我又聽到盔甲撥出的聲響，
我看見他底來福槍掛在身上，
而他較峻的雙眼充滿了驕傲。
我底姊妹們也出現了——
我又看到她們發着笑的眼睛，

八、

而且聽到了兩人底歡聲，
當她們俯身向着我底搖籃。
我看見我自己，我每天
走下吼湧着的川流的旁邊的姿勢，
在那兒的金色的砂中我走去遊戲。
而且我記起了我們底和平的羣，
在那兒全家的人聚攏着，
坐在火爐的旁邊休息，
並歌唱或談說那些過往之日，
他處的人們怎麼地過活，
而在古時候生活又是怎樣的面目。

「你要知道我會完成了什麼，
當我自由的時候，我簡單地生活。
沒有這些幸福的日子，這三天，
我底生命對於我會更為悲慘，
而且比起你底老年來更為憂鬱。
我早就渴望着將我底囚籠離脫，
去穿走那些田野並觀看世界，
是否它是如我所聽說的那般燦爛；
去了解或者我們是生來
歌唱和歡笑或者還只是悲哀。
因此一個漆黑而起暴風雨的夜里，
當你完全給驚恐所襲擊，
並在教堂里而跪禱著的時刻，
我跑走了。我跟閃電握手，
歡欣地有如碰到了老朋友。
我和雷雨兩個擁抱，

我又和飛走着的雲塊賽跑。
你能够給我拿出什麼來

掉換那種巨大的友誼呢！奇林，
短暫，但是如此地熱烈和溫暖，
在一顆暴風雨的心和暴風雨之間？

九、

「我繼續地奔跑着。我跑得遠遠。
那兒去呢——我不知道。沒有星星
照亮我底路。我不會休憩。

我覺得歡快，當我底胸膛里

充滿了新鮮而芳香的樹木底氣息，
當我聞到了土地和樹根底樹葉。

於是我才細細——並沒有人追逐。
因此我在夜草間落下身體。

暴風雨停止了。夜晚已經過去，
一片魚肚色的早晨底光彩

將大地和天空連接在一塊。

我看見一個個齒狀山峯底輪廓
飄向着天空——一幅奇異的圖畫。

我靜靜地躺在那兒傾聽，
一隻胡狼在遠遠的地方嗥鳴，

而獅鬃着披有鱗片的表皮

一條蛇爬過了一個洞裏。

我絲毫不為他們所驚愕，

因為我自己就像一隻野物，
避免着人們，我在夜間巡迴，

而且像一條蛇我爬入洞中隱匿。

十、

「在下面的深處，因洪水而溼漉，
一條急湧的山溪水正在沸騰。

它底聲音就像雷雨底聲音。

它底吼聲就像上千怒獸底吼聲。

我十分清楚地憶得它底言語——

它用一種發狂的咒語在爭辯，
向着它不能動移的那些石頭

表示着它底永恒的怨尤。

於是我聽到近處有雀鳥在歌唱。

發着紅光的朝陽已經升起，
並將一朵金色的玫瑰塗繪在東方。

草葉的露滴低垂着；沙沙作聲的
樹木們在早晨底微風中乏力地搖曳。

安靜的花朵們播送出她們底香氣。

如像她們，當時我將我底頭部抬起，
而且四面觀望着；不瞞你說，

當時我真是大大地驚駭着，
因為我——靜着的那座懸崖

正在一個裂縫的邊緣，
從那兒一條巨大石級的階梯

向着下面望不見的深處引去，
只有魔鬼才從那兒往下行，

當他向着他底地獄爬去隱匿。

十一、

「上帝園中的花朵在我四周鮮豔地開。
平平地鋪展着的大地底裝飾在（註三）

這夜晚一場場的大雨之後閃亮！
淚珠仍然流過在那些花和葉上。

透明的青苔的葡萄藤依然抓着
那些樹木。從她們底身上有如

玉石的耳環成羣地墜着甘美的葡萄。

我底雙眼飽觀着那些莊重而迢遙
呈現着各形各樣的山頂。

再度地我躺下地來休息我底身心，
而且諦聽着雄密的自然界底詩歌。

我聽見那些叢林交談着
宇宙底那些秘密的事物。

所有自然界底聲音而為——
一首合唱的讚美歌聲已經揚起，

一曲莊重的歌詠。內中所缺少的
只是人聲。我曾注意過的一切，

我當時所會懷抱過的一切心思，
沒有一絲一跡留下。然而再度地

我喜歡將它們復述給你聽，
或許我還可以全部地經歷牠們。

頭上的穹蒼是那麼地明朗，
你若至能看見到天使們底飛翔，

而且是現着那麼地湛藍的天壁，
以致當時我所想要做到的一切，

就是將靈魂和靈魂在它景色中沉溺。
但中午底太陽驅散了我底夢——

我即刻感到乾渴的苦痛。

十二、

「因此我開始從那高高的所在

向著溪邊走下我底那道石階。
我從這塊石板到那塊石板轉着，
而且糾纏着一些四散的灌木。
在我的下面開或地落着一個石頭，
隆隆地響着向着下邊滾去，
被那湍急的江流所吞去，
浪花射起來就如像蒸汽。
當自由的時幾年青人方才勇敢——
我，懸在深淵的上而，
洗身地不怕危險，
想向着峭壁的下邊
我衝了去。我到達了水濱，
而且開始貪婪地喘氣。
當時突然地——脚步底聲響，
一個歌聲着的聲音——大地——
我在灌木叢中找到了他。
而且，充滿了難解的恐懼，
我開始更快地親視，
並專心地聽。十分地接近，
我聽到了一個甜美的聲音：
當一位喬治亞底姑娘步兒輕輕，
穿過草地向着對岸走去，
而且歌唱着腳聲，愉快，又歡喜，
好像她從來不曾有過一點憂慮。
我從我底窗穴觀察着為她所述。
她底歌是簡單的，我得說明，
但當它到——直透——了我底深心，
而每一天的黃昏時我都聽到
有船聲在我底耳中將它歌唱。

十三、

一面映着她的陶土製的水具，
那個喬治亞少女——而又輕快地
在岩石與漂石之間探路而前；
每當她微微地絆着那碎石塊，
她就向着她自己底笨拙發笑。
她穿的是——一件粗陋而樸實的衣料。
但當她優美地將她底面紗向後拋去，
我就看到了她黑了的頸子；
她暗褐色的胸脯和棕色的面容；
我看見她底雙唇，那麼地鮮紅，
在將酷熱傳送。她深遂黑色的雙眸
是充滿了如此的撫愛和熱情，
以致將我身上的血液激動，
它一下就湧進我底腦中。
我去失了知覺。我記不起
更多的事實了，除去
在她底屋頂底懸着的水聲。
一陣蟋蟀聲；而當我醒來，
我看見那位姑娘已經遠去。
仍然將她底水盞在頭上高舉，
並沒有顧及到它所有的重量，
她走時正如一根挺直的白楊，
現在更瘦了，但仍然是輕快地，
向緊附着一片山坡的兩層茅屋走去，
如像個生子，共蓋着一個屋頂，
一陣淡藍的烟子在牠們的上而飛升。
當我看到那溫柔地打開的門扉，

並看到它底起——再無別的可親。
老人，你決不能了解我底悲傷，
而且，假如你有着了解的希望，
那我將十分地抱歉，因為他應當
寂寞地永遠同我待在一起
直到我已經死去。

十四、

為當日所有的辛苦所乏累，
當時我猶臥在陰影之內。
慰人的睡眠不久將我底雙眼關閉，
而當我正在我底夢中休憩，
我又看到了那迷人的喬治亞姑娘底
每一種可愛的舉止。
一陣奇異地甜蜜的悲哀
壓住了我底心胸。幾乎透不過氣來，
於是我醒了。高高地在我上頭，
月亮正在夜空里浮遊；
一片孤雲拖曳在它的後面，
宛如準備着要去毀壞和吞滅
那飛走着的捕獲物。
靜靜的黑暗充分地統治着
全部的世界。月亮消失了影蹤。
僅只那些零雲的山峯
一串白銀上遠遠地閃動。
江水在牠底堤岸間滾拉着，
它底水波在岩石上衝過。
在那年青姑娘底茅屋——邊
暗處裏了，時而又從我眼前遮隱……

在上面的天空在這半夜的時刻，一顆星這麼地閃爍了又消失。我希望；但是不，我不會敢走到那兒去要求避難。

此外，我底目的——它已經定決——是要回到我底祖國。

因此我鎮壓住飢餓的痛苦，而且為我底一個願望逼迫住，我沉鬱地並充滿了畏懼，寧願樹林筆直地向前走去。但是不久我就看不到了那些山峯，而且通宵發狂地亂衝。

十五、

「我在我大大的失望中徒然地想把糾纏着的荊棘撕去；

四圍都是樹林，灌木叢和刺金雀——我前進得愈遠，古老的林木就變得愈是粗糙，愈是濃厚。

好像是從那里找不到路可走。透過那些灌木和細枝，夜晚

用一百萬隻眼睛注視着。我徒然攀上一株樹子想把牠們找尋，

因為四面除去了齒狀的樹林，我底雙眼不能夠看到一樣東西。

於是憤怒着我跌倒在地，

而且咬着泥土並顛轉着又爬行着，我底眼淚像潮水一般地湧流。

而且有如一箇孩子我嗚咽着又哀哭。

然而，相信我，我可以聽見，我不需要來自人們的幫助！

當時我於他們是一個異國俘虜。而且如真為衰弱所迷誘，

甚至我僅只叫出了一聲呼救，老人，正如命運一樣地必然，

我會早在憎恨中將我底舌頭撕爛。

十六、

「如你所回憶，在重軍的那些鼓月內，我從來沒有一次流過少許眼淚，

但在這兒我却全無羞恥地哭了！因為有誰還敢將我底聲音聽到，

除了這一般黑的樹高林和高高的月亮？它底光輝落在附近的一片空地上，

四圍圍繞着由那麼地幽暗而高的灌木和樹林組成的厚黑的牆壁。

當時突然間橫跨過這片空林，射來了一片無聲的陰影；

兩隻眼睛，每一隻就像發赤的火星，有如電閃一般刺入了黑暗的心；

而且不知從什麼地方陡然噴出一隻野獸跳進了空林。他在那里

喧跳着並滾動於苔蘚和沙土上。那是一隻豹子！在這個地方

他是一切野獸中的霸主。

他正嚼着一塊骨頭又在歡呼，時而他嬉戲地將他底尾巴搖蕩，時而又哀號着注視着月亮。

他底皮毛發出銀色的光彩。我知道，時間太遲了不能敵他。

一柄大而有角的樹枝挨着我底身，我將它檢起，準備着鬥爭。

我底心在鼓動；我渴望着戰鬥和流血。我感覺不到驚愕。

我現在惋惜着我已經命定了要在勤於境况中將我底時日消耗。

假若我是度着一個較為仁慈的命運，我確信：在我們青年中我會給評定為一位戰士，而且是最好的一等。

十七、

「我等候着。終於在黑暗里他嗅到了一個仇敵。而且突然地

他發出了一聲長嘯，一陣悲吟。於是他底腳爪

開始發怒地擲着泥土，並四處拋擲着污泥。

他後脚直立，彈性地彎下身子，而且跳起來——即是說一個可怕的死。

但是我佔了他的先——在他底額際我給了他一下沉重的打擊。

他呻吟着正像一個人，但是，雖然血從他底額上流瀉着

成了黑色的浪，他憤怒地跳躍着仍然再度地向着我衝來。

死命的鬥爭於是展開。

十八、

「迅速如一撇閃電，當他還未動手，我已將我底武器發入了他底咽喉，並將他轉動了兩下。他苦痛地吼着，而且抓住了我，傾刻間我們兩個滾到地上。像兩頭蛇在糾結，而且比兩朋友擁抱得更猛烈，我們滾動着從事於殘酷的競爭。於是戰事在黑暗中劇烈地進行。我最凶悍地作了那一次戰鬥，正如我極力想刺傷的那隻野獸，而且號吼着，發了狂，正如他一樣，好像我自己已經置身於那隻狼和獵狗的野物的羣集，而且決沒有顧到或識別人類牙聲音和人類底語言！好像生來我就只會尖聲叫喊……那頭豹子開始鬆了勁；我覺得如何柔軟地他底一身在我掌握里死去。他底力量已耗盡。但是在他最後呼吸之前又一次地他用力擠着我幾乎壓破了我底胸膛。他憤怒的雙眼，已經變鈍，他舉起來向着他凱旋的敵人，於是啾啾地咬緊他底牙齒，而且沉入了永恆的睡眠。但是在面對面的公開戰鬥里，他是像一位勇士所應該地那般死去。」

十九、

「你仍然能在我底身上看到那些爪印——牠們沒有閉口，也沒有疼痛；但是不久如像擦上了香油，牠們將在潮濕的土內得到療救，死亡將永遠地把牠們的刺痛掃蕩。當時我不會想到那些創傷，而且振作起我全身底力量，沒有畏懼地我漫遊得更遠。但是狂然地我會和命運挑戰，它再一次地將我擊倒。」

二十、

「我離開了樹林。太陽已在上昇；月亮同牠拱衛着的星羣被早晨燦爛的陽光所籠罩已經漸次地消失了。樹林因聲音而活躍，山谷醒來如像一個蜂巢，而炊烟正從那村莊上面升起。我四面觀察着——驚駭地我對着這熟悉的景物喘氣，它已將以前苦難的故事告訴我：我回到了古老的監獄，而我一切的夢想都成了虛無，受苦和痛苦都沒有了用處。我不過看了一下上帝偉大的土地，

我底靈魂發達幸願的自由寬廣價值——然而我現在已必得將我對於我底故土的熱烈的信念化為塵沙，必得面對着你憐憫的輕視和那對於希望落了空的軍的辱罵！當時仍然充滿了疑惑，我以為它是一個就會過去的可怕的夢魘，並且我會醒來，一切都安好。但一響鐘聲傳入了我底聽道，我清楚我底希望底喪失已在破滅了；因為我——就能認識它底那些鳴響，從靜靜地為睡眠所封的一雙小眼上，許多次數牠們會驅走着快樂的一天底那些幻想之物；那些我所稱為同族的野首，（註四）那些草原和野性而勇健的自由，那些善戰而火性的高頭大馬，那些勇武的乘騎和那些擲殺，當我會單身與數百人戰鬥，而且戰勝他們並使他們逃走……我諦聽着沒有眼淚也沒有哀嘆，帶着冷淡的靈魂和空陷的眼，殘酷地從我自己胸中壓出來，在它的上面有人用一些鐵棍重重地敲打，我領悟着沒有希望了，我底腳終決不會踏上我底祖國。」

「我知道我十分地該得到我底命運。」

「匹馬決不會不能夠向家裏」

一直跑去，而且檢最切的路徑，

假如他孤身單留在草原內，

牠底那顯現了的笨重的蹄者！

比起這匹馬來我是什麼呢？

我底胸中充滿了兩樣東西：

懊悔和期望。

這是一條纖弱而空洞的火光！

心靈上底委曲，幻想底遊戲：

我底監牢在我身上留下了它底痕跡。

我像一條蒼白色的花，

晚是在不毛的石頭底陰影下——

久久地躊躇着想要開放出

它底花苞，同時心頭懷着

從太陽光線得到生命的希望。

假如牠能在希望中經過了許多時光，

直到一隻仁慈的手將這株花

移到一所玫瑰園中栽下。

那些美麗的花是在每一邊上

把空氣充滿了馥郁的芳香；

但是不是在陰影中最大的那一株，

被太陽所憐憫它低下了牠底頭部。

二十二

「正如那一株花我記得在那裏」

我是在熾熱的陽光中燃燒。徒然地

我渴想在草地上找到解救，

因為每一張草片刺葉對於我底額頭

都是一圈有刺的花環上底一片荊棘。

牠底底本身是在用火呼吸。

我想我昏了。我底雙眼看到了紅光，

而那些火花都繞着我底頭在飛翔。

從白熱的岩石流出了一股蒸汽，

而上帝所有的土地好像都沉沒於

一陣失望底深淵的睡眠里。

決不會有一次一個聲音擾亂空氣！

甚至連有一隻秧雞尖銳的叫鳴，

也沒有。一隻孤寂的野兔底味頹聲。

一條蛇正在枯萎的野草里遊戲，

牠底香惟像一片雕刻過的陸草葉，

露金銀所作成，在那兒閃耀着。

時而牠會解開那個編織又滑走着，

同時排擊着那一片沙地。

時而牠又會突然急速地盤起，

而且有如一觸即了的發條，

他自己會突然地向着森林中一躍。

二十三

「空氣透明而沉靜。」

兩座高山底半面黑影

可在遠處看到。在一座山上

閃爍着我們底塔和有通廊的橋。

亞拉瓜河與庫拉江正在下面

將一頂浮萍作成的花冠

冠在那些踏在牠們之間的鳥身上，

而且將那些溼木底橋架加以洗滌。

我努力想爬起來，但在我的前面

每一樣東西都圍繞成一個圓圈。

我努力想提高我底聲音吼叫！

我底舌頭麻木，我底喉嚨發燥。

於是我變得瘋狂，

而我的面前昇起了那些幻象；

我似乎覺得在一條深淵的川流中

我淹死了。我四面觀察着——

我最初看到了不可思議的薄幕，

而且正息着我底極乾渴。

一道不斷地滴着的冰冷的水流

傾入了我張開了的口頭。

我恐怕會睡着了——

在深水中是那般地逍遙。

波浪們互相擁擠得正其緊聚；

太陽光透過晶亮的水層，

如月光一般地柔和而黯淡

而沐浴在它底光輝里，我看見，

一羣快樂的魚兒正在遊着水。

我現在清楚地記得當中的一尾：

體態，嬉戲，溫柔，又勇敢，

撫愛着我底金色的鱗片。

在我底頭部四周繞着圈子流轉，

而牠綠色的雙眼仁慈又悲慘。

牠底聲音，如像銀的七弦琴底聲音，

唱着我不能不羨慕和吃驚

的字句！——牠們是如此地甜蜜和

奇怪。我總覺得牠們底吻向我

請歌而且唱歌：「請快樂，
我底孩子，同我住在一處；
在水里有一種舒適的生活，
在水里沒有痛苦。」

我們將跳一個環形舞，
而且使你快樂，高興，我底親愛，
並將你眼內的陰暗消除。

你水草作成的床鋪是柔軟的，
你底被蓋明晰而又光亮。

在那快樂的夢中你底那些時日
將消逝於牠們底無靈的飛翔。

我底親愛，我不想不泄漏：
我對你發生了愛情——

我愛你如一大股的潮流，
如我愛我自己底生命。」

長久地我請過着短唱，
而且我像像着微語的波浪

正在因那首歌而振動。
不久狂熱離開了我，

而我就深深地墜入了一陣昏暈中。

二十四、

「於是我在哪里被尋找到。
其餘的你知道，我不用講了。
你也許相信也許以為是謊——
我並不在乎。我僅只悲傷

我寒冷無知覺的身體將無緣
無緣在我故鄉山嶺底漂石下邊，
而且甚至沒有一個人在我底故土
會知道我在外府所受到的痛苦。

二十五、

「再見，老人！讓那幣你底手一握！
你覺得我底手在發燙嗎？這一炬火，
現時熾熱着，早就燃燒在我底胸頭。
得不到什麼來賜，現在到了最後
它就在這底靈靈里燃燒起來了——
而且它現在準備着回轉到

給予着安息又給予着痛苦的上帝。

但是我請得到當中的那一樣呢？

即使我底靈魂真的會在這遠地
位置在仙境那邊的樂園內

得到休憩，那又有什麼可貴？

僅僅爲了能多生活五分鐘，
在我會在那座山嶺亦邊那岩石中

渡過了快樂的童年的地方，
我願意交出全部天堂。

二十六、

「在我死去以前，請不要流淚，
但把我拾到那這大門的背後，

離開這古老而幽靜的房間，
拾入我們底那座花園。

那兒合歡樹在亮綠的草中間開花，
那兒在透明顫動的陽光下，

每一片樹葉都是黃金。

在那兒我願意被飲也
我最後一口的一陣清香的空氣。

從那兒高加索底山歌映入眼裏，
我府來自我那親愛親愛的故鄉的風，
將向着這兒給我把問候吹送。

在我臨死之前，我將聽到
一可愛之聲並想到那是一位同胞，

或者親友，向着我把身子彎得低低
從我將死的額頭上擦去

那麼寒冷的汗液，並且唱着
我底那底曲子將我將入睡夢中——

我願意伴隨這蜜甜的思想死去，
安安靜靜地，並不向着任何人咒詛。」

——完。

一九四二年夏譯於岷江與大渡河之夜。

(註一) 見「關於」一個不作法事的神像

(註二) 即俄羅斯。

(註三) 見「關於」一個不作法事的神像

(註四) 即人民或人民的意思。

關於「一個不作法事的和尚」

郭 絳

這是萊蒙托夫二十五歲（一八三九年）即在高加索溫泉地帶決鬥而死的前兩年時所作詩中的較長者。但奇怪的是一般英文的或日文的關於萊氏的文章中都少有提及。

萊氏十歲時會伴着他底祖母到高加索作過一次旅行。高加索自然景物底崇高的美在詩人底幼熟的靈魂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後便他成爲高加索風景的主要的歌頌者。在這一篇中就有好幾處動人的描繪可以看到。

一八三七年普希金之死，他曾寫了一篇有名的悼歌，對於間接直接殺害了俄國偉大詩人的社會和兇手，作了猛烈的非難；其中最後加上的十六行的辱罵，特別使當時傳名的幾個朝臣所不滿。沙皇得奏後，即將萊氏流放高加索。由於他祖父的奔走視將放逐的期間縮短爲一年。

但在高加索的這一年對於他底文學工作却大爲有利。他重溫了高加索山地的風景，而且收集並寫了許多民間故事。這些被他復活的民間傳說在他底筆觸下都成了不可翻譯的輝煌的詩篇。並完成了他好幾年前就開始了的長詩「惡魔」。

從高加索的放逐回到彼得堡後不久他就寫成了「一個不作法事的和尚」這篇喬治亞的故事。故事梗概大致如下：

一個什爾克興的山民在童年時被人俘虜了，被收留在一所正教的寺院里。每天單調地生活着，唯一的慰安和快樂就是童年的回憶。他覺得來如一隻被捕的鷹一樣地沉默和悲傷。他時常凝視着東方，做着英雄和愛情的夢，但却被陰暗的牆壁隔絕了現實。

最後這隻野性的鳥兒打破了他底囚籠飛出來了。他想回轉他底忘不掉的故鄉。起初他完全沉醉在自由底狂歡中，但是鳥兒底翅膀早已折斷，他雖有山民底本能，却沒有山民底習慣。他在稠密的森林中迷失了道路，精疲力竭地倒了下來，終於被和尚們在山畔尋找到。拾回寺院後他吐出了最後的話語……

他在冒險中得到了什麼呢？一個愛情的幻象；一次熱狂的戰鬥的經驗；失望和死亡，但最重要的是三天光榮的自由。題材是最使當時俄國的青年感動的；描述被剝奪了的自由，被壓抑了的精力和被斷絕了的熱望。其實，在一百年後的中國，假若把那時時現的插入雲中的高峯看成一個偉大的崇高的事業的講的，那不也是同樣地震撼着我們底心靈嗎？

在這種英雄事業的熱望和民族特性的反映的俄羅斯古典文學的傳統中，當有一種描繪人底堅強意志的傾向。從這一點上着眼，萊氏底這篇「一個不作法事的和尚」是被蘇聯今日的批評家認爲和普希金的騎士。果哥里的布爾巴以及以後的高爾基的馬加爾、周達，和應之輩等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這一篇詩寫成於惡魔的第一次草稿後的好幾年，所表達的是萊氏以後幾年中的心情和經驗，正如惡魔是反映他童年的心情和經驗一樣。但是觀點上他並沒有什麼基本的改變。萊氏是一個最富於自傳性的詩人。將這一篇和惡魔並讀，可以直接地瞭解一般人目爲惡魔又被譽爲水恆的詩人的萊氏究竟是怎样的一個靈魂。

詩的題目原來是 *Misyt*，爲喬治亞語，意思是「不作法事的和尚」，或者是「在俗的寺役」。直譯其音應該是「門茨內」，但當明瞭起

歸國謠

陳邇冬

給僑生某某

太平洋上不太平，你挨過
一個長季節的濃霧，
接着是狂風，斜密雨，
襲人的冰雹。

你來了！

少年人，早熟悉地理方向，
歷史方向和政治方向；
真理的方向，惟一的方處，
還用得着摸索嗎？
你好眼力，好脚勁！
我不是誇獎與應酬；
你可別客氣，別害羞；
用不着抱怨或者憂愁。
誰不是落荒而走哩，
你跋山越野渡江河，
過陌生的古道，陌生的城，
你來了。

這兒沒有「巴士」，

椰子與榴槤更遠，
且把你自己壓在胸口
——你自己的手，放開吧，
不尋找夢裏的南洋，
來馳騁實本上的新天地，
從工作上磨歲月，
從戰鬥中熬煉氣力……
唉，反正是老生常談。反正
你來了：

你從亞熱帶，

熱帶乃至於近赤道
帶來的少年主人，
就你心里的氣候也使你陌生！
不想北溫帶的祖國，
也竟是這樣溫暖！

見，我大胆地採用了前者。

譯底原文還未見過。我是依照一九四一年六七月份合刊的英文版國際文學賞中譯出來的。英譯者為羅森保與李昂。塔米爾人。全詩大都為兩句聯韻，間亦有三句聯韻的，但不知是否為英譯者通之計，此外在第二十三節中有一段是魚唱的歌，全用的隔行聯韻。譯成中文時均一概依舊，即是說押兩樣或相近的韻。

本來譯詩的事是吃力不討好，因此聰明的人們是少有來幹這樣的笨活的。更其是有格律限制的長詩。但抱著「譯」甚於「不譯」的心情，我作了這一次嘗試。譯散文或自由詩時，原文的語法或語句的構造是可能保存的；但譯這樣一篇有格律的長詩時，有些地方却不得不略為改變了。但原來的意思却還是保存了下來。

最後需得申明的是英譯中有幾個錯字，或許是手民的誤植吧，都改正了。但第十一節第二行第二字 *iridescent* 我却無法改正；或許是錯的吧，但翻了好幾本大字典都找不着。現時暫譯為「平平地鋪展着的」，只是一種揣想。待看到原文後再為修正。如有人知道通知我，則十分感謝。

——完。

華爾特論惠特曼

菲北譯

「沒有人在我的詩里得到一種整齊的態度像是一種文學的成就；或者一種趨向於藝術的審美主義主要的目的，與『草葉集』主要的是指出了我們自己的情感和人類的天性的一種嘗試，——從開始到終結是用一種『性格』，一種本能的（十九世紀後半葉的美國的我自己）真實的紀錄。我在當代的文學中還沒有找出任何相似的性格滿足我」。在這些文字中惠特曼告訴我們真實的態度去了解他的創作，事實上若干對他的作品有價值和有意義的公正的批評是比虛偽的讚頌或喋喋的辯護更加能取得玲瓏的。他的最後的一部作品『十一月月的樹枝』，正如他應該，是在一個生命的暮年的冬天出版的，而給我們的啓示却不但是靈魂的悲哀，他的最後的一闕歌就是一種愉快，希望，崇高和不可搖撼的信念，比一切更其瑰麗更有價值的信仰。然而，一幹的說這人類靈魂的悲喜劇在這種紀錄上保留了他的發展的美與力的兩重性，和他的目的與動機在他的作品中同樣完成了他的風采與內容的兩重性。他的新奇有力的語調在這些詩葉上都顯着深思與自覺的抉擇的成果。若干年前從斯文伯(Swinburne)等邊被紋出顯微鏡的讚頌與高亢的讚賞的詩篇，如『荒野的咆哮飛過了無數的屋頂與宇宙』顯着全部新的光輝，因此在藝術的反動上惠特曼仍舊是一位出色的藝術家，由於他的某種命意的影響上他是成功的，有許多方法可以命名他的狂熱，有更多的方法誘惑於想像。

在他的生命史中，如他們所告訴我們的，他在十六歲就開始了偉大的文學的哲學的研究。

常常在夏天和秋天的時候我出去，有時候在草原上任一星期，到鄉下或者島嶼（Jones Island）的海濱去，在那裏可以接近戶外的風化，讀着新舊的金書並且專心收牧（特別是對於我與任何室內圖書館還要進步）沙士比亞（Shakespeare）奧西（Ossian）最好的各種書籍，我可以得到荷馬（Homer）埃斯

克拉斯（Eschylus）薩福克羅斯（Sophocles）德意志老人尼伯龍吉（Nibelungen）以及古典的亨都（Hindoo）的詩章，並且和其他一兩種但丁（Dante）的傑作；有時候在一則古老的森林里我讀着近代的大部名著『伊利亞特』等；我是在奧尼特半島的長島之東北的盡頭，在海濱有個凹形的岩石與沙灘的屏障，當我爲什麼不被這些偉大的作家所淹沒的時候，因爲我讀着他們是在太陽照耀之下的遼闊的平原與濃綠的林子的景色描寫豐富的自然佳格。」

愛倫的爲我們時代與需要的獨斷即感動的評論說：「沒有更豐富的事物能比一篇長詩，以前同樣的思想縮住我，但是沒有一個詩歌的論據指出一個結論，並爲我而證實。」英格蘭的繙譯聖經好像已經暗示他以詩的可能，當時是保持了詩的精神的，從韻文的產格和格律的限制系統中解放出來，在一般的地位上由於惠特曼主義的技巧的勢力解決了，他開在自然之上育孕出一種對於生命的精神的新穎的形式。詩的未來的中心對於他是必要的，自體的與靈魂的統一的性格，而這種性格已經忠實的告訴了我們「以後對於無窮的思考必須以我自己的慎密處理之」，對於性格的創造與啓示開始總是隱昧的，而供給新的刺激却是必要的，他的這些思想大都來自內戰以後排葛葛城和他的童年以及青年時代，他這樣說：

「但是它們是有更偉大的力量或者竟至於之消失（差不多是自信的消失）假如一種猝然的強大的，可怕的直接相間接的刺激，爲了一個新的與真實的誇張的表現並沒有影響我；雖然我先前曾經有過一個開始，不過僅僅是從南北戰爭而發生的，如同一個閃電的箭指示我從搖擺的深淵以探尋與鼓勵（自然，在我自己是不知道的，我知道的正如其他千萬人的青蓮）——僅僅由於戰爭與感覺的一個強有力的閃耀與煽動，最後一種瑞士的和豐富的

熱情的詩歌才能產生。

我到維吉尼亞 (Virginia) 戰場，生活於營帳之中，我看到偉大的戰爭日夜進行着——參與了一切的動搖，幽暗，絕望與希望的復活，被激起的勇敢英勇，的從容的死亡——所有這些充滿了苦痛的與灰黃的歲月——這些難產的國家統一的歲月，假如沒有這四年的經驗的賜予，「草葉集」是不能存在的。

爲了個性的激動與覺醒獲得必要的刺激，有時候賦予一種普遍性。他發見一種新的格調，通過他過去唯一的印象最初企圖於「暗示」。

「不過無論在那一點上我畢竟是成就得很少，並且不能存在於我的風格的，讀者將有他們自己的分析正如我自己一樣，我不能指定或者誇張領導讀者走到一篇論文或者一種思想的勢力里去，讀者應該追蹤於他自己的自由的飛翔」。

其次「衝動的語言」是良伴，「語言的預兆」是好的寬慰，是一種滿足與希望，他對於個性的特別研究：

「我給我的詩篇自始至終以一種緊湊的方法，以表現並幫助發展美國人的性格，這并非僅僅是由於自然的偉大的課題，而是爲了一般的法則，如爲了民主傾向水準的平衡或其他的理由。廟堂文學的或者其他條件的挑戰，我唱着「人類驕傲」之歌，並且容許我或多或少地納入我的詩章。我想這種驕傲在美國人是必要的，而且與所謂服從，人性，敬頌與自愛等等並無矛盾衝突。」一種新的出自性的先驗的天性的論調出現了，這種論調是保持着簡單而健康的形式，他對於可憐的威廉羅賽蒂 (William Rossetti) 的修正與刪改提出了如下的抗議：

「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草葉集』是宣佈的性與愛情詩章是肉慾的語言，——雖然肉慾的命意不常常表現在他的作品里，但隱藏着的却有時給出現了，並且一切都被研究提高爲了一個出色的啓發(說明)與勢力(環境)，此種特徵，存心的顯露在某些詩節里面，這些詩句的偏袒的規則，給我體味到全體的詩韻，這些詩章已經變爲了非口傳的詩的韻語了。」

這常有幾種事實與社會的病徵沒有過如此奇美的。在現代的習俗與詩歌里面有如道德的公認。文學常常被稱爲評議與懺悔的公正人。文學常常給與「英雄本色」以一種適應與隱匿，在那裏真實的診斷可以建築起來。在「草葉集」將來的印行方面(假如如此)我需要在現狀證明這些詩必須清算，影響與慎思的三十年的更新，並且以後必須防止於任何語言上的更略。

所有這些旋律，音韻，與動機，是高傲而軒昂的，對於一切嘉納的存在的價值，他堅決的說，「創作一首詩，它的每一個思維或事物，必須直接或間接的容納健康，神祕和散文的詩的美於一種信任思想上，每一個凝集的目的，每一種性格與其他實存的事物。決不是由於一切觀念的考慮」。他的最後的兩句是「偉大的詩歌總是一個民族精神的成果，而決不是產生於文雅少數的特權階級」。『最有力與最完美的詩篇是應當保持着永久的聲音的』。

這種態度是表現在他發表的「自己走過道路的回顧」一篇論文學，正如他所述，在這本感人的書里和其他的若干篇論文，比如關於論及詩人(恩(Burns)) 鄧民住 (Cord Tennyson) 惠特曼都有過一番極其謙遜的讚揚。但是對於老作家，詩人如布魯克 (Booth) 華越斯蒂 (Forrest) 愛爾邦尼 (Alboni) 與瑪尼奧 (Mario) 等，都是他特別敬愛的詩人，其次他對於存在於美的印度人的或西班牙人的精神，對於西方的口語，聖經的詩歌，與亞伯拉罕的語言都有很好的研究，分析精確爲將來的詩歌創造新的韻律，文學對於他是一體本能的社會的目的，他研究了由於高個性建立的集體(繃攏)，他決定文學的本身必須是生命的崇高的形式。最好的文學產生比它本身更偉大的結果——不是英雄而是英雄的肖像，在歷史的記載或者詩歌以前必須存在的。一般的說來，惠特曼的思想是有一個偉大的遠景，一個健康的與一個美的論理上的目的。他並不是一個職業的國家的文學者如波斯頓的小學家，紐約詩人等，他的作品最高價值是在他的預言里而不是在他的實踐里，從他起始的片曲到宏大的論文，他是過渡到新的領域的一個前導者。他是一個新的典型的先驅，他是英雄的，人類先驗的精神發展的保障。假如他失去詩的話，哲學的榮譽將爲他新佔有。

七月，譯於重慶

她底歌

Oscar Wilde 作
菲北譯

蜜蜂翅如輕紗
翔舞於弱枝頭
我在這隻白色的酒杯中
投下了一顆信子石
爲了他的遠遊
我的相思是無比的深沉呵
且爲他發一個惡誓

我宣誓，我們兩顆生命永成一個
像海鷗永遠戀愛着海洋
像向日葵永遠追逐於太陽——
我將永遠永遠地告訴你
「親愛的女人
在我倆的中間
時間即使飛過於最後
但愛情却如蛛絲之綿綿」
看着那邊的白楊
搖曳於夏日的微風
在這山谷里
蘆葦也爲微風所輕撫
神祕的海的怒語與浪花之中
我聽到白鷗尖銳的呼叫

——它是看到的
但我們爲什麼看不着呢
在航船之外
是一顆星呢？還是一盞燈火
呵！那就是我們生活的
希望的珍奇的夢嗎

失去了愛情，生命是沒有靈魂的
失去了愛情，生命是不能存在的
嚴寒的冬天刺傷了五月的心
五月的玫瑰被霜雪所損傷
帆船也被暴風所颳碎
我們要在海濱
尋覓一個港灣

愛情是不能失去的
吻吧！給我再吻而離去
不然，我們將無可悔恨
我有的的是青春的美麗
你有的的是藝術的豪華
不然，我們就不必開始
這世界何能滿足於我們

七月譯於重慶。

施捨

Annal Morrow Lindbergh 作
蔣蕪譯

如同鳥在冬天
你喂養我；
知道大地是冰凍的，
知道
我不會來到你的手邊，
知道
你不需要我的感謝。
輕輕地，
像雪花落在雪上，
輕輕地，不使我驚駭，
輕輕地
你把你的麵包皮拋在地面——
而後走開了。

現代英國詩抄 (續)

鄒綠芷譯

開鎗了麼？那末快？那末

清白的——一個收場？……

A. B. 賴斯曼

開鎗了麼，那末快，那末清白的——一個收場？

啊，青年人，那是對的，那末勇敢的：

你的生命並不是爲了悔改的一點罪惡，

把它帶到坟墓里，是極其合宜的。

啊，你有着預感，你能够理解，

你看到了你的道路和它所用去的方向，

並且有先見之明，而當過勇敢的，

你把手槍對向着你的頭顱上。

啊，立刻，你擊斃了那家庭的叛逆，

那一個不該被生出來的靈魂，可是

那轉作，比較後來，在長久的羞辱

與嘲笑之後，那是更爲合宜的。

正確地你猜測了那欲來的明天，

並且輕蔑着踏踐你所踏踐的泥沼：

塵土是你的報酬，憂愁之子啊，可是

人們也許會來得比塵土更其不好。

靈魂毀壞了，再毀壞着其他的人們。——

自從這故事開始，已經是很久的光光。

你不願意活着來收壞你的弟兄們：

啊，青年人，你死得對於一個人適得其當。

現在在別與生存，滿懷着悔恨

將來到你的墓地，也有些懷着對於你的

羨望：沒有恥辱，免去了危難，清白無罪，

然後從這兒走過，向家里去。

不安地轉向安息，沒有夢，也沒有醒；

而在那裏，人啊，這是我手製的花園：

它並不是什麼值得可取的饋贈，

可是戴起它吧，而它將永不退錢。

我決不讓你走……

R. 卜里吉斯

我決不讓你走。

就這樣把我們月餘的愛給束嗎？

能把它如此地結算
在一吻之中捐棄了嗎？
我決不讓你走。

我決不讓你走。

假如你話語的氣息會驚嚇了你的行爲，

如同那溫柔的南風能够

吹掉了那些羽毛一般的種子，

那末我也許讓你走。

我決不讓你走。

假如光輝的太陽未曾看到，我許會；

或者假如人們估計了他

猶豫於把虛偽的顯露，

那末我也許讓你走。

我決不讓你走。

那聚集在夏晚的晴空上的星子

以他們全體的百萬隻眼睛

會爲我們在下面作見證，

我不敢讓你走。

我決不讓你走。

我們不會叱責過那善辯的月亮，

時而因為她昇得遠，
時而因為她落得太早嗎？
因此，我會讓你走嗎？

我決不讓你走。

那些在開放之前便被摘下的年青的

花朵不會同意於

來彌封我們的盟誓嗎？

我不會讓你走。

我決不讓你走。

以過多的束帶，我保留着你；

你說再會，可是誰啊！

我正握着你的纖手，

而且決不讓你走。

墓 銘

——以賽亞克朝畢

先生，你應當注意我：我便是「一人」；
我便是「幸運」：我其心滿意足的。

我有我所會企望的一切，比我所能

企望的更多：每件事對我都是順適的。

生命會是一個狡猾地戲弄我的藏匿之所；

我會羞辱地匍匐着，而我依然被看見，被讚頌

着；

但是現在人們看不見我了。我會是個傻子，

可是現在我知道這理所不敢知道的：

因為我知道「虛無」。我會是個奴隸，

可是現在我有不羈的自由，與不可想像的

財富：因為我有着「虛無」。

我會尋求着美麗，我會渴望着安息，

而在現在我有着「至善」：否，我便是

「至善」：我是「虛無」，我是死了。

啊，潛燒的火……

G. D. 路易士

啊，潛燒的火，爆發吧！

颶風啊，且莫可憐！

那心靈上的小有產者，

與上帝的中介人吧！

那毀壞田園與工場

來保有私邸的人是

一個邪惡的地主；

他得不到救贖的救濟。

誰從天空中越掠了驛車

誰曾使猛虎馴伏，

誰丟掉了血的遺產，

而又找到了軀體的恥辱；

誰舉起手來將一個該隱烙了（註）

印記，而又對一隻潛艇祝福——

時間到了；來普

必需飲服他的藥物。

冬天的黃昏保持着她的寧靜，

並且是一個透明的休止的時期

一切光輝的河溪都凍結了，

在他們水源周圍，是寂靜的。

同志啊，讓我們留心大地吧，

與頑強，要行動，要息縱：

在這兒我們的腳下，歷久的頭骨

正支起着一片僵硬的上唇：

感覺着漫長冬日的風寒，

在地下更是一種怪險；

但是永遠也不得再問

為什麼魔鬼走動而相識。

可是為冬天壓榨着的我們

會將找着工作在手裏；

完成我們的計劃，重振起力量，

打倒了窮窶，耕種土地。

因此當櫻草花鋪滿了道路

太陽也溫暖着沙石，

我們會見得那流瀉的魔鬼

歸返到牠的原形里。

註：詩人 Cain·亞當與夏娃之長子，

因與其弟亞伯爭論於耶和華之前，

後乃殺其弟亞伯，故 Cain 一字，

亦喻為謀殺者。風舊約·創世紀。

——譯者。

范 築 先 (下)

臧克家

一切力量都屬於
民族，
一切力量都屬於
國家。

我有一點自私，
你們不要再呼我「老頭子」，
我有一點自私，
你們拿我的話當放屁，

請你們
擦亮眼睛，
隨時隨地
來監視。

我要派
更多的女同志
去教弟兄們歌子，
我要派

更多的男同志
去給弟兄們輸送新知識，
你們患了太重的病，
我在給你們良藥一劑。

范司令，
放下了話，
也放下了臉，
聽的人洗身不好過，

像才抽過了一頓皮鞭。

23 鏡頭留下了

一個永久的

友誼。

電話報告過了：

「卡爾遜」先生的車子
駛向這邊來了，
聊城，

水一樣的波動起來了，
消息，
風一樣的鼓蕩起來了！
人心，

要衝破胸膛那麼地
振騰起來了。

用中國子寫着的標語，
站在牆上
高呼着：

「歡迎國際友人」！
用英文寫着的標語，
弟兄似的

緊貼在中文標語的身邊，
也是高呼着：

「歡迎國際友人」！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藍天上的紅雲彩一樣的，
快樂的打着招呼一樣的，
飄飛着，

鼓蕩着，

威震着，

歡迎國際友人。

把歡迎的隊伍

開出去！

把抗戰的隊伍

開出去！

把民眾

和一切力量

全都開出去！

背着鋼槍的大軍

開出去了，

拿着紅纓槍的民團

開出去了，

打着小旗子，

旗面上寫着歡迎的
婦女隊，

政工隊，

學生隊……

開出去了，

老百姓——

上千上萬的，

老的，少的，

男的，女的，

也自動的

從城市裏，

從鄉村裏，

一齊開出去了。

歡聲，

沸水一樣的

把人羣送遠了，

樹影，

樹葉一樣的

把人羣送遠了，

五六萬人

扯十幾里路，

鑽在高梁地頭上，

鑽在公路的兩邊；

太陽
笑得高粱出油，
太陽

炙得人臉上出汗，
太陽
要在紅纓襖的紅纓上
灼火，
可是太陽
還沒有人的情感
那麼熾烈！
范司令
騎着他的快馬
從人的胡罔裏
穿過去了，
范司令，
帶着他的
軍事幹部，
政治幹部，
從人的胡罔裏
穿過去了，
車轍子
閃着笑的光亮，
從人的胡罔裏
穿過去了！
帶着軍隊的眼光
穿過去了，
帶着千萬人的崇敬
穿過去了，
帶着無敵的力量
穿過去了，
汽車的喇叭
響了，

軍樂的喇叭
響了，
兵兵的鞭砲
響了，
歡呼的聲音
響了，
大隊的歌聲
響了，
自動的旗子
響了，
響了，
從那一邊
響到這一邊，
又從這一邊
響到那一邊，
分不請
那裏是起頭，
那裏是起頭，
那裏是起頭，
那裏是起頭，
那裏是起頭，
彷彿人沒有了，
人，化成了一片有力的響聲，
彷彿大野沒有了，
大野也化成了一片無邊無際的
響聲。

「卡爾遜」先生來了，
帶着他的隨員來了，
范司令來了，
范司令帶着他的幹部
隨着他來了。
「卡爾遜」先生
右手高舉着仁的草帽，
用驚奇的眼向著大眾，
用敬愛的臉色
向著大眾，
用快活的點頭
向著大眾，
用同樣的興奮
向著大眾。
羣衆，
高舉起旗子
回答他，
用紅纓槍，
用鋼筒槍，
用立正的腳步
和立正的心
回答他。
卡爾遜先生
和范司令並肩
立在台子上，
可以容納五萬人的大操場，
它盡量的把人容納下來了。
人，沒有一點響聲，
人，向台子上瞪着大眼睛，
靜，
嚴肅的靜，
百尺高桿上的國旗
在天空悠然的飄動。

范司令開口了，
幾萬人仰望着他，
望着他的姿態，
望着他蒼白的鬚髮，
一個個把耳朵側楞起來，
舒貼的預備着
他那親切的聲音：
「……我們不是孤立的，
不是的，
中央關心着我們，
接濟着我們，
我們不是孤立的，
不是的，
外國的親友關心着我們，
接濟着我們；
實河限不住我們，
太平洋限不住我們，
世界上主張公道的人，
是弟兄，是一條心！
世界上的強盜們
另外是一夥，
他們，
是我們共同的敵人，
他們，
是人類共同的敵人……」
掌聲，
響起又落下了，
人的心
更大了，

人的氣也更壯！
 「我們不是孤立的，在黃河那邊，在大海那邊，有我們萬萬千的友人。」
 「卡爾遜」先生和羣衆面對面的（心對着心）
 站立着，
 站了幾分鐘，
 掌聲——
 數破手的響着，
 不給他開口的機會
 留一條縫。
 「卡爾遜」先生的話
 聽了「歐陽山德」先生的嘴，
 清楚而透徹。
 幾萬人耳裏裏來了：
 「我看到了，
 我什麼都看到了，
 我看到的
 比我想像到的，
 更多，
 更多，
 我看過了
 許許多多的地方，

我看過了
 許許多多的情形，
 這樣，
 我才更愛「聊城」；
 日本人說他戰勝了中國，
 我却在這裏——
 在魯北，
 在淪陷區域裏
 看到了二十幾個
 完整的縣分，
 我却看到了
 新的英雄，
 新的民衆，
 在地圖上
 對着黑綫的地區裏，
 我却親眼
 看到了燦眼的光明，
 讓我們把手拉緊些，
 中國的羣衆，
 美國的羣衆，
 美國的羣衆，
 蘇聯的羣衆，
 一切和赤心的信仰
 對立着的羣衆……
 勇氣，
 在歡呼鼓掌聲裏
 震動，
 人心，
 在歡呼鼓掌聲裏

震動，
 孩子，
 在歡呼鼓掌聲裏
 震動……
 民衆代表登上台子去了，
 他代表
 六區的幾十萬民衆：
 他希望，
 美國的朋友
 再多些供給給我們
 大砲和飛機，
 他希冀
 「卡爾遜」先生
 向全世界
 廣播聊城這血的戰績，
 他說：「如果說是勝利的話，
 這才不過是勝利的開始，
 我們要用更大的代價，
 去爭取更多的東西——」
 照像機
 擺起架子來了：
 舉起了紅的纓槍
 黑的鋼槍，
 舉起了
 舉起了旗子——
 舉起了勝利，
 中國人，

美國人，
 一齊向着光明的鏡頭，
 留下了一個永久的友誼。
 24 挺進大隊
 「山東省第六區游擊司令部
 抗日挺進大隊，」
 一個長長的木牌子上，
 寫着這長長的一串名子。
 二月的春風
 吹生了這個團體，
 在春天裏
 它扎下了命根，
 它的生命
 也就有了春天一樣的力量。
 他們營盤的前身
 是「聊師附小」的舊址，
 他們小學生一樣，
 學習抗日的一切智識。
 最先，只有三十幾人
 在時間的命令下出入，
 人數隨着時候增長，
 從春到夏，
 從三十增長到一百幾十。
 牌子上的大字
 引惹着人眼，
 號召着人心，

它張着大口說：
「走進來，
有志氣的青年！」
范樹民，羣衆把他
擔上院長的職位，
他二十四歲，
有着他父親的相貌，
有着他的骨氣和意志，
我們無妨這麼來介紹：
他就是范司令
一個年青的影子。
何芳——
揚州是他的故鄉，
「南開大學」是他的母校，
現在，
他是大隊的參謀長。
崇高的個子，
像他的人格一樣高，
他燦白的臉面
和他鋼鐵的意志，
有意來個
極端的對照。
他用細密的心
去思想，
執行它，
却用斗眼
和鐵的手腕。
他用刀子嘴
去解剖「國際現勢」，

聲音，
有泉水的韻響，
姿勢，
給他的話
繪添了色彩和力量。
字句吐出口
像晴空吐出日月，
人心中，
照滿了明朗的陽光，
談話，
演講，
歌吧，
他的舌頭
是一條金的彈簧，
他們交織他
回愛隊長一極。
隊副高春雲，
指導員閻悅，
大家生活的機洽，
就同義氣的醇洽，
因爲，大家生命史上
寫着同樣慘痛的字句，
大家的年齡
又差不多大，
大家走着一條道路，
向着一個偉大的目標
把生命結成一個
用全副力量去接近它，
隔牆，

你可以聽到轉動的聲音，
隔牆，
你可以聽到唱歌的聲音，
不是大門；站着兩支槍，
你準把這男認做了學堂。
是的，這裏是一所
抗日的學堂，
他們刻苦的
在教室裏向書本子學習，
他們風雨不避，
到野外去向槍桿子學習——
他們的心裏
豎立着一個鵠的。
一位女同志的身影
從這個大門裏閃進閃出，
不分時間，
也許不清次數。
她是范司令的女兒，
她是范隊長的二姐，
她是何芳的愛人，
她是大家的同志。
她從遠方
帶回來一副新的眼光，
一副新的觀念的尺度，
一個更結實的身子，
一個嶄新的宇宙
和一個嶄新的自己。
她如果
把新裝束——長袍脫掉了，

她的軀魂
也就去了舊皮，
灰布軍裝
從她不太好看的臉上
襯托出自然，
紅脂白粉，
色情的長衫，
不能把醜變美，
恰相反，
它變醜更醜，
醜得刺眼！
范樹民，
她是「婦女會」的靈魂，
她們就住在隔壁，
一張綫上的戰友
永遠是近鄰。
人家出操，
她立在一邊
像個見習官，
人家上講堂，
她坐下來聽
像一個隊員。
閒談，論辯，歌賦，
你總可以聽到一個女子高音，
還高音，
笑出，
說出，
唱出，
一個體操，

高爽，
響亮的心。

這高聲

却不是獨特，

它同別個心變的響聲

高低協合，

合奏出

一個戰鬥的，

光亮的，

生命之歌。

在燈光底下，

她哥哥，她愛人，

幫助她思想，

她也幫助他們，

在她能幫得上忙的地方，

夜晚，她也把這顆的一段段時時

送給何方，

月光，

把愛情的顏色

照到兩個人的眼裏

圓邊

和心上。

他的笑，

撼動了她的心，

然而笑不就是愛，

笑，不是一切，

吸引她的

另外還有塊有力的磚塊。

她和他身子

汲取了力，

反轉過來

她傾給她愛情！

把新的活力

注射到他青春的血管裏。

25 二十四輛靈

車載着中華

的國魂

離開了狹小的教堂，

讓我們到民間去實習，

離開這狹小的教堂，

讓我們到戰場上去射擊，

幾次把熱心和希望

寫成一篇激昂的報告，

幾次批駁下來：

「再學習，時時還不到」，

范司令，

像有意磨他們的心，

逼他們的勁，

一旦放出去，

給他痛快的教訓！

七月末梢的一天，

「東征」的命令

下到了

挺進隊員的眼前，

叫他們配合着大軍

去包圍青南。

他們迎接它——

用狂呼，

用跳躍，

用野馬般的騰歡，

用一陣陣桌子拍桌的

一陣瘋狂的震盪。

下午

天暗下來

像心境，

氣無熱得

像熱情。

他們——

「第六區游擊司令部抗日挺進

大隊」

向敵人挺進了，

隊長在頭前，

排長第二的

是參謀長何方，

他穿短褲，

佩着短槍。

發誓，

瞪着空虛的眼睛

送他們，

操着還有留戀的眼睛

送他們，

民衆還有興奮的眼睛

送他們，

范司令——

瞪着希望的眼睛

送他們，

范劍現

一個人送得很遠很遠，

「勇敢些，

野，再見！」

誰把從何方手裏拉回來的，

向他，

向大家一揮，

「把勝利帶回來，

我這跑到這兒來迎接！」

誰也不回，

各人走上自己的路，

充發在她英雄眼裏

有兒女的淚珠。

一百多支槍，

掛在一百多個年青的肩膀上，

太陽，

把黑的鐵筒

鍍上了金色的光。

農夫手下的鋤刀

把高粱斬淨，

一畦千里的曠野

像一個寬廓的心胸。

一百多隻腳

在地上移動；

地，

開出了聲；

一百多張口
 在歌壇，
 歌，
 給了大野一個生命。
 這隊人：
 一個步子，
 一個心胸，
 一個音響，
 一個巨影。
 他們動着，
 永遠不停的動着，
 像一個不死的舞臺。
 舞臺大步，
 昨天，
 撤過去二百多里路，
 一個人
 一天要一斗水，
 一斗水
 化千萬顆汗珠。
 躍入「齊河」地，
 躍近「齊河」城，
 在西南方向的「焦莊」
 他仍扎營，
 它緊身在一條鐵線的兩端，
 齊河的身子橫在當中，
 八十里外的大明湖上
 該有一千佛山的倒影，
 他們把大隊
 拆散成小組，
 老百姓

老百姓的胸懷
 就是活動的區域，
 有的用歌子
 去打動人羣，
 有的用口才
 去說服人心，
 有的用
 榔頭刺，
 錘頭就是舞台，
 白天，月夜，
 看的人總是擁擠不開。
 演「活捉鬼子」，
 鬼子就在十幾里以外，
 唱「打殺漢奸」，
 漢奸統帥在這中間，
 口裏的話
 正刺中民衆的創痕，
 叫各人從舞台上
 去認識自家。
 老百姓，
 他們的愛，
 他們的憤，
 他們的悲哀
 總痛，
 總幻覺他們的臉
 自心憤。
 隊部裏，
 是不斷的人影，
 是不斷的話聲，
 老百姓

來給他們送沒，
 老百姓
 來給他們送友情。
 向命運的人，
 三句話
 感情就可以交流，
 善良純樸的心，
 一隻手
 就可以拉緊。
 八月二十八號的夜
 正走向黎明，
 雞還沒開口，
 人還在做夢，
 沙甯跑過來
 報警！
 百多條身子
 急忙翻起，
 集合又分開，
 分成四隊
 向四面衝！
 向彈，
 向這個寨子亂拋，
 火光，
 像落下的天燈。
 像槍，
 像連火裏的炸豆，
 藉着它的威力
 隊人一步一步的圍攏。
 五點鐘，

黑夜
 兌換成光明，
 前後左右
 全是敵人，
 槍聲砲聲，
 無法分清。
 一百多人
 又結成一個，
 眼着頭皮
 向西門猛衝！
 一百公尺內，
 槍口對槍口失叫，
 正義同殘暴對面，
 毒辣的對罵，
 漢奸的鬼臉
 什麼都清楚，
 什麼都明顯。
 手槍彈筒拋去，
 一個又一個
 眼看敵人
 肢體離開鋼幹
 飛上了半天。
 隊長范樹民
 在前邊
 破命吶喊；
 謀長何方，
 口是衝鋒號
 吹着「向前」！
 一百多個人

沒有一個不是好漢，

那精神！

那氣勢！

那悲壯！

那勇敢！

騎兵包圍來，

馬子把人衝散，

槍彈

它那敵人：

倒下去了！

何苦！

倒下去了！

那匪民！

倒下去了！

高聲號！

倒下去了！

二十四個中國的青年！

（這怎麼好，

不睜眼的老天！）

轉戰到焦廟，

二十四個烈士，

二十四口白棺，

二十四輛驢車！

白色的一列，

載着為求生得死的民族巨人，

它們，

牽着民衆的淚眼，

它們

敲着民衆的悲歌，

他們

用死證實了自己的志願，

他們

做個樣子給千萬人看，

那九十多位

死者的戰友，

分排

要車的前邊後邊，

他們有白髮

也有紅血，

他們走在來時的路上，

腳步一點也不亂，

他們有齊刷刷的勇敢，

今天過去了，

他們還有個明天。

「范隊長陣亡了！」

有人向二小姐報告，

「何芳為何不死！」

她一聲大叫！

「何隊長也陣亡了！」

她一眼看到地下，

半天才聽見哭喊。

范司令的房子裏

人擠得轉不動身，

動靜的話

觸痛老太太的心；

范司令眼裏沒有淚，

他手裏握着槍

眼向蒼天直出神，

口裏念着一句話：

「犧牲，不迴避；

只是，這一次太不濟本！」

范梅琪

到這別的那地方

去迎接他們！

迎接他的弟弟，

他的愛人，

迎接那九十幾位

瀕臨死海的她的同志們。

她哭了，

因為她是個人，

他們都哭了，

因為他們都有親長的心。

九月的黃土

埋葬了二十四個驢車，

一座石碑

刻着一個名子，

刻着家鄉和年歲，

刻着他們

死的地點和原因。

憑弔的幾萬活人，

用眼淚舒發了胸中的悲痛，

死者的精神

向他們心裏投生。

國仇，家仇，

結成一條繩，

范松現！

她領了這一隊人，

攻高唐，

攻夏津，

她記住敵人，

就像記住仇恨！

26 九一八，生

的開始。

九一八，

這死一日，

生的開始，

九一八，

這比蘇去心頭肉

更痛的日子！

擦乾眼淚，

不要叫眼淚

淹沒了志氣，

把悲傷放在一邊，

這是用勝負

來結賬的一天。

范築先，

一個意志

貫穿二十幾個縣，

幾萬兵馬

向濟南

火急動員！
 他要
 血祭「九一八」，
 他專叫
 槍砲的口
 替他說話，
 他要在敵人眼裏
 顯示威力，
 他要叫這慘白的日子
 開出勝利的紅花，
 敵人的耳朵
 比狗還機警，
 風訊剛起時，
 樹葉便有聲，
 東阿，平除，長浩，
 他把緊了據點，
 我們的大兵
 插進了他們的縫，
 戰士
 像駁着頑敵，
 單軍裝
 戰着秋風，
 范司令
 也是一樣，
 不一樣的
 是他更高的年齡，
 「拿下濟南來，
 不惹沒棉衣裳，
 拿下濟南來，

領領吃白麵，
 拿下濟南來，
 大家才有臉面！」
 暗夜
 掩沒了黃河，
 黃河上，
 兵船
 往返的機梭，
 巨浪
 壯大了人心，
 他像中華的國魂，
 吼叫着
 在運力翻身，
 宇宙是黑暗，
 心是亮的，
 道路看不清，
 眼睛是電筒，
 距離，
 一步一步的
 心，
 一絛一絛的
 一點，兩點，三點，——
 遠遠閃出來
 越看越多的光明，
 這不是天上的「電燈」，
 這是人間的「星星」，
 在這光明的帷帳裏，
 睡着一個濟南城，
 望不見

「跨不住」的山峯，
 「千佛」的山頂，
 那裏是
 「大明湖」的秋色，
 「趵突泉」的噴湧？
 在那裏？
 那黃河的香骨——
 洛口鐵橋的殘屍？
 槍，
 響了；
 槍聲把夢裏的人民
 叫醒，
 炮聲了，
 炮聲把這古城震動，
 打進了
 「魏家莊」的兵營，
 打到了
 緯十一路，
 槍聲
 穿碎了黑夜，
 打出個天明，
 九一八——
 烈士的血
 染紅了濟南城。

27 戰鬥整整一

週年了

日子，

一刻一刻的，
 一時一時的，
 一天一天的，
 從朝辛裏，
 從死道裏難產下來，
 又叫
 血的流，
 一條條的戰鬥，
 悽慘的引定，
 一年了——
 去年今日，
 幾句話
 推開了
 韓主席十幾年的關係，
 去年今日，
 在黃河北岸
 發出
 「誓死不讓黃河」的雄電，
 向天下的耳目
 投出了一道決死書，
 一篇六字的宣言！
 一年了——
 秋風吹白了棉花，
 范司令，
 成功的歡喜
 烏黑了
 他精神的白髮；
 一年了——
 憑一張口

建立了
十萬大軍；
一年了——
憑一顆心
喚起了
比隊伍更多的人民；
一年了——
憑一雙手
打回來二十幾縣，
「聊城」的名字
在敵友的耳邊轟轟傳。
流了敵人的血，
破了敵人的胆，
把一年來的勝負
加起來再減，
結算掛在算盤珠上
像白日掛在中天。
不多想
過去的艱難
只爲了
未來的艱難打算，
不多想
過去的犧牲，
這神聖的犧牲
並不是白白給死神上供。
一週年，
開個大會來紀念，
不是對着勝利的花朵
微笑的自滿，

是力計的增點，
是自信的增添，
是精神的激動，
是爲了
明天更大的發展。
專署的大門前，
五十幾匹大馬在遊牧，
一抹會灼火，
毛像綢緞。
開向春天，
打起驕鼻，
是把眼前的日子
配作了戲地？
蹄子上
帶着風雲，
雙腿上
力在跳躍，
秋風不停的吹，
它們不停的喘。
大餐廳裏：
坐下了
范司令；
坐下了
男男女女的代表，
代表幾十縣的幾十萬民衆；
坐下了王金祥，
雷加武、齊自修；
坐下了物產廳，于福川；
坐下了任爽，何可，徐法；

坐下了韓春河，梁省三，
坐下了三十二個支隊司令——
三十二個將官；
坐下了
二十四個教導團，
軍事教育團，
政治幹部學校，
坐下了
軍事、政治、文化、教育的
一百多個主管。
這些人，
姓名不同，
年齡不同，
性別不同；
這些人，
一個人一個「過去」，
事業的不像
就同臉子的不像一樣，
不一樣，
是的，
不一樣；
但有一個目的，
大家向着它
把千萬條眼光
注成一條眼光；
不一樣；
但有一個力量
把大家捏成了一個，
爲它生，

爲它死，
陌生，冤家，
變成了生死兄弟。
用槍，
用筆，
用肉，
用血，
大家從過去
齊步走到目前，
從目前
走向遠處，
今天，
身子撲着身子，
心碰心，
眼碰眼，
一股渾身熱氣的流，
在彼此的胸中貫穿。
一個人，
飯後個，
菜一碗，
患難的弟兄
同桌吃勝利的一餐。
「對不起！
我的牙嚼不爛，
今天我要獨享
太太給我蒸好的白糯米飯。」
范司令
向大家抱歉，
大夥回笑了他。

用兒子回答慈母的笑臉。
 「大會開始！」
 拜鐵騎的大口
 吞沒了嘈雜的舞聲，
 那鼓，
 那敲鑼，
 柳麻雀羣裏
 掠過來一隻鷺鷥。
 向上看，
 國旗試探着
 去拂青天，
 向下看，
 人頭像大月的雨水
 把地地澆透，
 秋風一吹動，
 旗子
 像水浪亂翻，
 旗子上
 寫着不同的隊伍的名子，
 旗子上
 寫着不同的學校的名子，
 旗子上
 寫着不同的團體的名子，
 旗子上
 寫着勝利的名子，
 松柏的台柱，
 把個講演台
 撐得那麼高，
 那聲聲，

紅血一樣的花邊
 隨着青草的中旬，
 台子正中
 矗立着范司令，
 身後
 圍繞着他的幹部，
 臉前擠擠的
 是他的黨派，
 他偉大的身軀
 立在台子上，
 立在人的胸中，
 他的羣衆：
 眼，
 仰望着他，
 心，
 仰望着他，
 像白天仰望者
 太陽，
 夜間仰望
 北斗七星，
 他的話，
 聽得他的白髮亂動，
 他的話，
 聽得人心亂動，
 他的話，
 把鑽石打進空虛，
 他的話，
 把勝利交給羣衆，
 他的話

給蒼白染上顏色，
 給死寂顯出聲響，
 他的話，
 把個精神——
 戰鬥的精神
 敲到無窮
 他在激射，
 他在閱兵，
 他開發自己的力量，
 他更發揚
 政人的分兩有萬萬，
 黃昏
 照在通海野灘，
 燈光
 射向滿漢夜學生，
 大街小巷，
 扯不斷的人影，
 扯不斷的歡聲，
 整個的聊城——
 一團光明。
 飛說
 帶着亮翅膀
 要帶上天去
 保衛領空，
 任精衛的漢奸臉子
 刺激人的眼睛，
 委員長的像
 又真又大——

那天立地的一團光明。
 人家
 像一條活龍，
 躡身
 穿過了每一條胡同，
 尾巴
 還沒有開始擺動，
 頭，
 已經探到了「萬壽宮」。
 「萬壽宮」前
 頭顱像山頭
 亂滾動，
 「萬壽宮」前
 無數笑音的眼睛
 像燈籠照上天際，
 月亮
 失了光輝，
 月亮
 失了顏色，
 一盞，兩盞，三盞……
 空燈的光明
 霸占了整個夜空。
 27 他和聊城
 齊倒下去了
 范司令，
 是敵人眼裏的一個釘子，
 聊城，
 是他咽喉裏的一根毒刺。

他，
 給敵人苦痛，
 他，
 叫敵人好肉上化膿，
 他，
 給敵人一個不放鬆，
 他，
 從敵人心上
 抓走了平靜。
 敵人，
 要拔去這個刺眼釘，
 敵人，
 要除去靈魂心病，
 他把分散的力量
 集中起來，
 八面攻擊的箭頭
 向着聊城。
 消息長着腿
 它跑來報告范司令，
 比敵人先走一步，
 他把十萬大兵
 分佈在各縣，
 作了這「抗日最嚴」鐵的屏
 風。
 留在後邊的
 只有一營人，
 范司令，
 他有鐵的自信：
 「敵人決不能

踏近聊城！」
 自己的「兵」「馬」，
 正要渡「河」，
 誰人不從天下降落，
 他沒法來個突然的「將軍」。
 (註二)
 可是，
 敵人真果來了，
 從范司令着想以外來了，
 從一年來的例子以外來了，
 大個隊伍
 帶着飛機來了，
 帶着大炮來了，
 帶着怒潮和決心來了。
 情報
 催促他趕快出城，
 他的幹部
 催促他趕快出城——
 用愛護的話
 感他，
 用責任的担子
 壓他，
 用一個首領
 關係全屬的話
 點他，
 用不到萬不得已
 不能輕易冒險的話
 勸他。
 可是，

他不動！
 他的心
 石頭一樣硬，
 他的臉
 鐵一樣青，
 他說，
 今天死也不走，
 死，
 也要死在聊城，
 范太太
 用一袋四十年夫妻的感情手
 拉他走，
 用眼淚
 牽他走；
 小姑娘，
 跪着，哭着，
 一齊爸爸，
 一齊媽媽，
 一齊眼淚，
 用可憐的
 抖顫的手
 拉着他的衣角
 哀求他走。
 「不是勸我走，
 你們是想我一個走的藉口！」
 一屋子人
 絕了氣息，
 空氣
 凝成了固體。

他的身子不動，
 大家的身子
 沒有一個敢動，
 他臉上的表情
 就是大家臉上的表情。
 「走？我不是你的丈夫，
 我也不是你的父親！」
 范司令
 扭開了孩子的手，
 反過來，
 用自己的手
 抓住了她們：
 「不準你們走，
 和我，
 和士兵，
 和老百姓，
 一道守住這座城！」
 他的手
 抓得那麼緊，
 他的臉上
 那裏借來的黑風？
 他的話頭
 和他的心一樣的重！
 孩子，
 哭得更凶，
 母親
 用凄哀的調子
 給她勸消。
 「好，讓你們走！」

他的手
放他們走了，
走出西門；
他也起身走了，
走上東門
去指揮隊伍
打擊敵人。
這時候，
砲彈向城圍
亂投亂擲，
落到屋子上，
房子一片火，
落到平地上，
平地上，
山在崩裂！
沙土，
塵霧，
砲煙，
悶人的鼻子，
迷人的眼！
飛機，
一隊去了，
一隊又來，
抬頭只看飛機
不見青天！
它，低飛掃射，
俯衝投彈，
它驕傲，
它大膽，

它把一個意志炸碎，
它把這座古城炸完！
生命，
在槍炮聲中搖動，
在槍聲中搖動，
在槍聲中搖動，
在槍聲中搖動，
成了一團火
一團煙，
一片紅。
一半城牆
已經叫砲彈打平，
范司令——
他屹立在那邊，
屹立在火網裏，
屹立在弟兄們當中，
不吃飯，
不疲倦，
像一尊天神，
子彈也不敢
向他侵犯。
太陽，
耀舞迷了他的眼，
不知道
什麼時候
從東方走到中天，
又不知道，
什麼時候
變得發蒼白

離開了人間。
范司令，
衛兵請他下來，
他瞪眼；
用手拉他，
他怒罵
碎他的臉。
他在支持者：
用他折不斷的意志，
用神賦的力
用死一個少一個的隊伍，
去抵當
飛雲，大炮，
和潮湧的強敵！
一個本不會失敗的信念
（是的，
正義永遠不會失敗！）
支持着他，
他用犧牲
去填時間，
（敵人，
看誰更能支持時間！）
他在苦鬥着，
他在苦鬥着，
他在苦鬥中
等待後援。
（四方的援軍，
拿給敵人截攔！）
白天過去了，

不見兵來，
夜又消去了，
不見兵來；
敵人的兵力
火力
却越來越厲害；
十一月十四號的拂曉，
煙霧彈
掩護着敵人爬進城來，
平射炮
把東門打開了口，
敵兵像水
灌了進來，
穿過火，
穿過煙，
穿過鐵線，
穿過死綫，
范司令跑向北門，
北門樓上，
敵兵已經站滿！
頭上，
是嗡嗡的飛機，
耳邊，
是颼颼的子彈，
身前身後，
身左身右，
敵人
已經包到他的跟前，
他從衛兵手裏
奪過來一支手槍，

反過身，
又轉回去，
他向四面的敵人
射出子彈，
指出仇恨，
射出生命，
射出不屈的心！
最後，
他仰天大叫了一聲，
用最後的一粒子彈

把自己的身子放倒在地下，
用死，
結束了他的大業，
用血，
去證實了他的「諾言」。
他的幹部——
軍事的，
政治的，
文化的，
一齊擠在「鼓樓」，

又跑到西魏城，
最後衝上了
譚接四城
和岳祖廟的一道小橋，
敵人埋伏好的機關槍
突然把口一張，
倒下去了——
張都光，
倒下去了——
何法，

一百多條身子
一齊倒下去了——
倒在聊城的焦土上。

卅一年二月八日完成於

葉縣寺莊

注一：Zobors 復仇女神

注二：將軍，借用象棋術語

編輯室道歉並聲明

數月來因編者患瘧疾甚重，每日在病榻上，除勉強看稿及校對外，再無力掙扎些時間為各地相熟與不相熟的朋友們通通信。有時甚至稿已發表了，也未預先向作者通知。又如來稿時聲明「不用須退」而日附下郵資的，竟也大多數被我們撤下了「爛污」。雖然這些都是出於萬不得已的。

現在，因正欲整理未發表的函當時附有退稿郵資的舊稿於一個月內退完，以及編者的惡疾未癒，祇得暫定於即日起，向蒙各地友好賜稿，不論刊載與否或附郵與否，恕一概無法退還吧。

編輯室啓 九月二十日

預告：本刊下期為「詩論專號」



是新中国文化思想之新導者

上海雜誌公司

桂林支店
桂林西路八號

本公司為求貢獻抗戰建國，在文化工作上，積年不斷地努力，出版方面陸續編譯發行世界名著，抗建新書，通俗圖籍；營業方面充分週羅全國圖書雜誌。以及各種文具；供應廣大閱讀書界之需求。更設置一郵購信託部「負責為在遠讀者代辦全國各種圖書雜誌，選擇推薦優良讀物；設置「自由定戶」負責為在遠讀者按期代定所要的雜誌叢報，保證優先快親；忠誠為各地讀書界服務。并隨時編印新書雜誌目錄，備讀者索閱。

郵購信託部

負責代辦寄遞快捷

· · · 第八期 · · ·

- 一、購書者及收件人姓名、地址，均請用正楷分別註明。
- 二、寄件名稱、郵費、出版處、及郵誌名稱、份數、用紙處，均請詳細註明。
- 三、信件可委託郵局轉遞，或郵局郵局轉遞。郵誌不願寄出，可用郵票代款，十足收用。但以上各項信件（限有用郵票不收）。惟郵局信件，在途遺失，郵款或郵費，請到郵局取，如有錯誤，恕不負責。
- 四、附寄款項之信件。請用掛號寄下，勿用普通郵，否則若有遺失，本公司恕不負責。
- 五、附寄文具其地址交通情形分別用「掛號」或「快郵」汽單運一寄奉，所需費用郵局規定自理。
- 六、寄刊寄出，如有外埠遺失。除掛號快郵本公司代向郵局查詢外，恕不負責賠償之費。
- 七、為減輕讀者負擔計，一律免收包裝費。
- 八、委託郵局轉遞，如未能收到請來函查詢時，請註明所信寄遞日期，附款若干，書信名稱，均與前信同樣之具名。

自由定戶

辦法：由讀者指定所要的雜誌叢報若干種，預付定費若干元，即可按期寄奉此項指定刊物，至款盡為止。每物依零售價格計算。

是各地讀書界之忠誠服務者

詩創作叢書

第一集書目

春天——大地的誘惑

彭燕郊著 四元五角

詩心

鍾敬文著 二元

星之歌

厂民著 印刷中

泥濘集

孫藝秋著 印刷中

西班牙詩歌選譯

黃藥眠譯 二元

詩創作社出版

桂林建幹路十七號之九

母與子

陳原著譯 四元

紅蘿葡

征軍著 四元

現代英國詩抄

都綠芷譯 編輯中

牧笛吹出的……

侯唯動著 編輯中

金剛坡下

胡危舟著 一元八角

三戶圖書社總經售

桂林中北路九三號

新書圖社

書目 北平路九十一號之三

郵政管理局登記證警字第一七九三一號

定價 零售每冊一角

酒 葉家

子悅 八、〇〇
子悅 六、五〇
子悅 七、二〇
子悅 六、六〇
子悅 六、五〇

洗星海 四、四〇
洗星海 九、五〇
洗星海 二、五〇
洗星海 一、八〇
洗星海 二、〇〇

美、辛克萊 一〇、〇〇
鍾錦、素心 六、〇〇
鍾初民 一八、〇〇
張旭光 一八、〇〇
麥明樞等編 六、〇〇

印度問題 清林、空
大時代中的印度 麥明樞等編
現代戰爭的

1	0	0
2	5	0
3	0	0
4	0	0
5	0	0
6	0	0
7	0	0
8	0	0
9	0	0
10	0	0
11	0	0
12	0	0
13	0	0
14	0	0
15	0	0
16	0	0
17	0	0
18	0	0
19	0	0
20	0	0
21	0	0
22	0	0
23	0	0
24	0	0
25	0	0
26	0	0
27	0	0
28	0	0
29	0	0
30	0	0

詩 創作

十二期 合訂本 十四元

新書預告

詩 磁 詩

青 峨 遊 記

力 著 論

歡迎採辦

歡迎批發

出版期：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二十日